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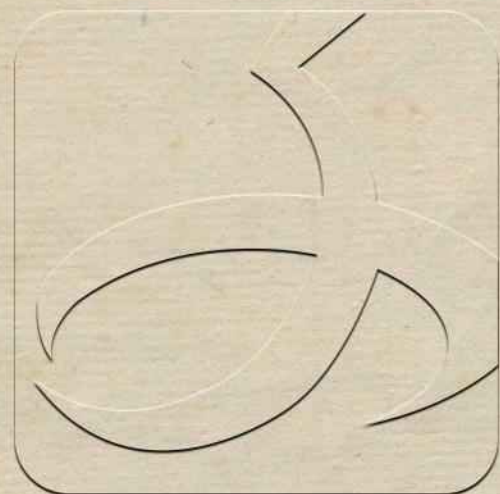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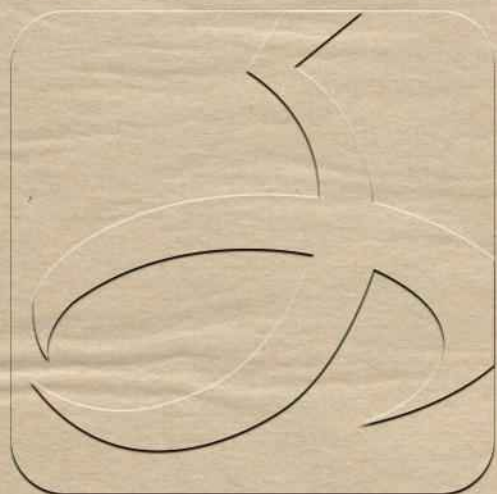
道生天地人開化世界  
德運日月星普照乾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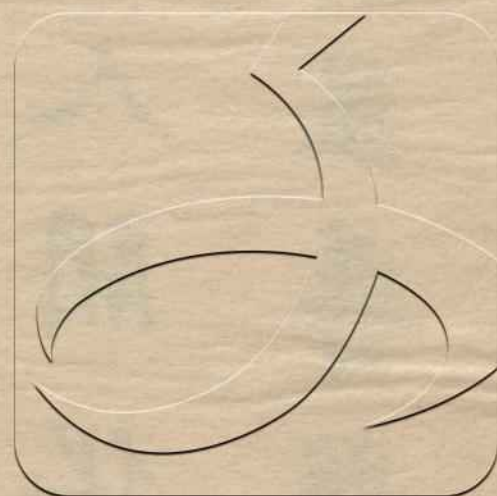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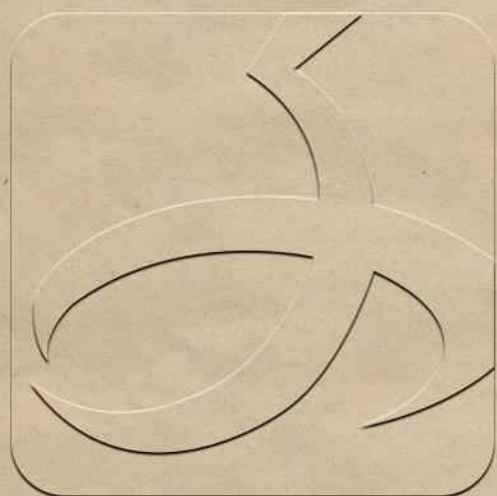




謝運日月  
遊坐天地  
人開外  
界









孚佑上帝全經闡義  
八洞仙祖分章合注

#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同治二年摹刊板存金陵聚寶門三山街郭家巷內  
秦狀元菴狀元閣印

## 太上道德經解序

夫至人能爲至文、至文卽寓至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藏書

太上至哉人乎、伏讀尊經、至哉文乎、而解人不易索止、恐  
至理之終晦也、乃或有謁殿而陳曰、神寶道德經、自漢迄  
今、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注釋累數百餘家、編在道藏、各抒  
所見、均爲尊經之補、雖樹論不同、而未始不羽翼乎道統  
也、余曰、然至理至文、必須至解、諸家之解、亦云解矣、而非  
至也、解其所解、尙非道德尊經之本解也、卽非吾之所謂  
至解也、一日



玉清內相孚佑帝君來訪余袖出尊經注釋余披而細閱之知爲

八洞仙祖闡揚奧旨不離乎道不泥乎道就文解意淺近無非高深俾千萬世後能領畧此尊經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而玄綱仙譜卒亦莫能踰越其範圍其解乃至解也以至文而得至解斯至理不終晦而至人日益尊吾既佩服乎至文吾尤愛慕乎至解也猶憶曩時與

呂帝同訂天經改訛正誤筆削俱出

呂帝手而余第總其成固知

呂帝誠屬仙才而今又閱羣才之注則信乎仙才之筆非塵凡之所得比並而至文賴之以明至理緣之以發洩也九天開化司祿文昌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序

嘗見世間暴棄者流其於選深奧秘之言動云不求深解又曰吾以不解解之如此等輩譬甘坐於幽暗中而不求見天日之光者也然或自騁管見解其所解究非作者之所謂解豈遂許其能羽翼經傳也乎則甚矣至文之必需至解也恭惟

神寶天尊道德尊經凡五千言由漢唐以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文人學士注者不一家而於尊經之本諦有牽扯內功離而去之者有拘文章義泥而執之者有瑕瑜互



見者有顯晦各半者、皆不獲見全璧、近日遊紫雲觀、得見同班

八洞仙祖、依至理以闡經、按章逐句、無字不晰、無文不貫、絕不作一奇異語、而

太上當年作經之本義、於是乎昭然若揭、世人能本此注、以體此經、則以之爲己、爲人、順而祥愛而公矣、以之爲天下國家、亦何所處而不當哉、如此者、斯謂之正解、斯謂之妙解、亦斯謂之至解也、自有至文以來、其不可無是至解也夫

大羅班首同袍道弟蘇朗敬序

### 太上道德經解序

記有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固也、而吾謂作不足以詒千萬世法、非聖也、述不足以垂千萬世心、非明也、則甚矣、作固難述尤難也、惟我

神寶太上當周季出函谷關、關尹知爲異人、懇著道德經凡五千言、分爲八十一篇、或長言之、或短詠之、所爲正心誠意之功、修齊治平之畧、罔弗備具、非專爲黃冠者立論也、第其後申韓之徒、有竊其說、而以刑名法術治世者、其究流於刻薄寡恩、後世病申韓因而病之、嗟乎我



太上道德尊經、昭如日月、曾見有刻薄寡恩之說、而著於篇帙也哉、是此經不顯於天下、後世者述者之無人也、雖由漢迄明、注尊經者、不無百家、而或泥於經而注之、或離於經而注之、非牽強而扯合、卽附和而雷同、其於我太上經論本旨、絕少脗合、則亦妄賴是述乎、我八祖恐人心之終蒙、將永晦

太上之至道、一日偶集碧雲洞中、相與合注經解、注成、漱口而捧讀之、直如從幽暗中出、忽見天清日朗、茅塞頓除、不鑿奇怪、不涉隱僻、就文解意、無注非中而

太上當年著經之意、於是乎昭揭、此而尙不謂述者之明乎、前有述者、可弗論矣、後有述者、蔑以加矣、是則不有太上之作、無以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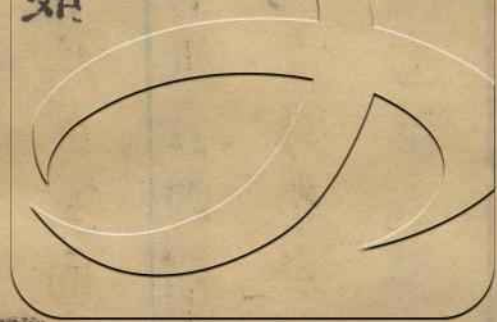
八祖之述也、抑不有

八祖之述、又曷以闡

太上之作哉、如

太上斯可以作、亦惟如

八祖斯可以述也夫、



玉樞右宰宏教真君柳守元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題詞

曩者

八洞仙祖、合注此經、予曾題誌數言、今門弟子將

孚佑上帝闡義合而刻之、歸入集中、洵玄門之至寶也、我

帝師於朝禮期外、恒詣

太上宮聽法談玄、恩賜坐論、領契最深、故此經之旨得仙  
注而始明、得我

孚佑帝師之闡義而益明、非如世解尋章摘句、又或多牽  
引附會者之可比也、道德經本如太極、統會萬天、各隨境



地示現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使人因其分量而  
自爲會、予於此偶義拾注亦復云爾

宏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太上道德經讚

唐肅宗皇帝御製

晝見殊相、浮空浮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示諸  
郡國、

唐憲宗皇帝御製

大道之祖、上德之母、王者之師、生民之父、施教中華、禮傳  
尼父、西出函關、化胡成佛、惟天之覆、萬物並育、

宋眞宗皇帝御製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而生、後天、五千立文、立教垂世、



萬劫常存、道尊德貴、

宋仁宗皇帝御製

大哉至道、無為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屢聖攸傳、萬教之祖、玄之又玄、

明太祖皇帝御製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恍惚其精而密、恍惚其智而長、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

天道者天之主宰所以立乎形氣之先者。執天也。觀者推測而精察之。則天之體可明矣。

之行。

天行天道之轉運所以鼓動萬物者也。盡矣。宇宙之執者操持而卷舒之。則天之用可握矣。

之所包。

天之體用在我。尚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五行。有何事出于天之外者乎。

循環相生。

然必互相剋賊。使凡物必滅絕而後復生。則其用不在生而在剋。故謂之賊。我能灼見其理。則事功必能昌大。

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在心能知之。明藏之固與心為一也。施行即易所謂裁成輔相。

之法。

天下之事皆天所為。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宇宙故不曰天下而曰天也。

今而言。

在乎手。我得而操縱之。萬化兼天性人也。人者天人物而言。生乎身。我得而長育之地。



天性無可見生人而性即存乎人心機也。人有心當其未  
人故人性乃天性之所寄也。動全無所見一  
有感觸而心即於此見端。所謂機也。蓋心既發之後反有  
利害嗜慾以擾之。而本心或淪惟方發之一念為最真耳。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與天皆一氣之所生。本無二體。必  
人之所以為人。天發殺機。移星易宿。機不獨在天地。皆  
而安固不搖矣。天發殺機。動則一定之星。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地  
殺機焉。天之殺機。動則一定之星。宿亦將紊亂。夫次而反其常位。  
殺機動則伏處之龍蛇亦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人之殺機  
將飛騰蛻化。而不安其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動則欲建  
功立業。必至旋乾轉坤。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天人各發而  
而宇宙為之震蕩矣。勢不齊或隨發隨息。或息而復發。紛紜擾攘。無所底止。若  
人人同時而發。則必動。極思靜亂。極思治。萬事萬物各還  
其初。而根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凡人之性。各有偏長。有  
從此定矣。巧處必有拙。拙處雖聖人

不能齊。人當善用其性。或巧或拙。皆藏匿。不  
露。使人不能窺。則機深。而我可獨用其長矣。九竅之邪  
在乎三要。眼耳口鼻。二便。謂之九竅。其最要者。眼耳能見  
氣出入之。可以動靜。三者動則靈機四達。靜則精神火生  
司而已。內藏欲動欲靜。可以自為之主。火生  
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至必潰。木中必有火。當其未  
滋。已槁。而火性無制。則其禍必起。而木焚矣。國中必有奸  
當其未露。奸無從知也。至國運將危。而權謀得肆。則其時  
已至。而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若能窺其理之必然。察其機  
國亡矣。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之未動。以智防之。以法制之。  
使不及於喪敗。此真能立天之道。以定人。非聖人不能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萬物皆天之所生。故曰天生。又有生  
必有死。其死亦天之所為。故曰天殺。



生之殺之此之謂道而生必有殺殺天地萬物之盜。能取必復生乃自然之事是乃所謂理也。萬物之中有人與旋殺之豈非萬物之盜乎。萬物之分焉人非萬物無以資其飲食器用然因之以長人萬物之盜。人無以其嗜欲而沉溺喪生豈非人之盜乎。三盜既宜三才既安。遂其生育長茂然供人之資取則不免於戕害豈非萬物之盜乎。中即萬相生之理循環無端各安其位而無不適之事所謂天地位而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安化。此二句萬物育也。引之以証上文之義言飲食若得其時則人之精神純粹而百體舒泰動作若合乎機則事理順序而萬物康甯所謂三才既安者人也。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神之所以神。但見體道者之功效以為神妙而不知其所由致神妙之術全在日知三盜生殺之理而能錯置得宜故無往而不安也。

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日月之行必有常一定而不爽而朔望可齊聖人推而測之觀其道而執其行動不違時而事功易立更神而明之智無不周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三盜之川皆在將動未動之矣但此時形迹未露孰能見之孰能知之者乎。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雖能見之孰能知之者乎。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雖待時而動即明哲保身之術也如其人而君子歟修身俟命妄作違時而違適足以喪其身而已是則君子之得乃為真得小人之得自以為得而與道正相反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喪其一官則一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絕利欲之一源則心併於一而精明有加其益勝於從師十倍猶瞽者之







火自取滅亡。聖人不愚不奇人則非愚。即奇蓋自恃其知根。猶之自投於水火之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萬物中其滅亡為可必也。地所生而天地又為道之所生。其道即所謂自然之道也。道之為體淵然莫測寂然不動。乃至靜而無為者也。惟其皆從此出。盈天地之間。皆道之所充塞矣。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生天地之後道。即寓乎天地。而其運乎天地之中。兩平之理。必迭為消長。而後歲功成。而其消長之法。又非驟盛驟衰者也。必由微至著。漸次增積至極盛。而後向衰。如冬至一陽生。至四月而陽極。夏至一陰生。至十月而陰極。即此義也。陰陽相摧而變化順矣。此四時行萬物生。所謂變化順也。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以上皆自然之道。聖人心通而神會之。知天下之事不能出其範圍。

從而裁成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自然之道靜。故又曰。自然之道。其體無形。

無象。雖至精至微。如律曆之法。尚不離乎器數之迹。終不能與道契合。而無間也。

爰有奇器。是生

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

矣。道不可契。然聖人必不肯不求契乎道。於是設為契道之奇器焉。其操甚約。而萬物之象皆由此而生。其器雖何。所謂八卦甲子。是也。八卦立而天地五行不能外。甲子定而歲時日月不能違。雖靈妙隱晦。如神鬼變化不測。若陰陽而八卦甲子之中。無理不包。無數不該。其義昭然。明晰使人若有象之可循。然後律曆所不能契者。已無微之弗彰矣。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闔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



搏音團

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贊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獨我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海。漂兮其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苦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道。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儉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



禮處之。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

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琖琖如玉。落落如石。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



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  
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



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剑。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立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立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涓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醺醺。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於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

道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止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爲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恃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



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德。是謂配天古之極。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欲不見賢邪。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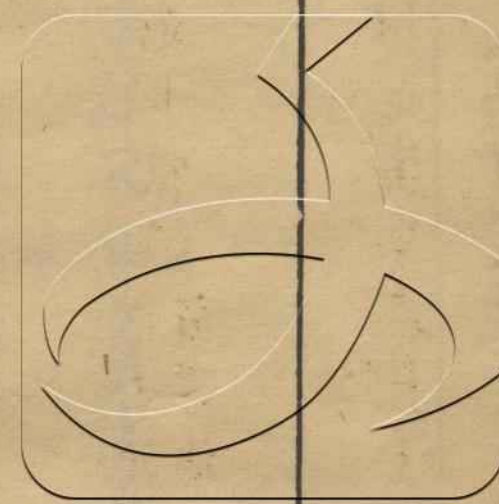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李佑上帝全經闡義

入洞仙祖分章合注

○體道章第二

道元始一炁可道虛无自然非常道道本無言。  
常名愈探愈深。  
愈執愈失。  
可名長養萬物。  
非不可知識。

正陽帝君注曰：此道字在孔子言則為後天。中庸云：道之大原出於天。是有天而後有道。非後天而何？若以太上言，則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後有天，所謂道。



生天地是也。故是經開端便云道若可道非常道也。可道卽後天之道。非常者如著在一邊。就在一邊。不能渾蓋包羅若大道則不可道也。惟不可道道斯常周而名亦如之名。卽仁義禮智之名。其生此仁義禮智者道也。謂之仁。謂之義。謂之禮。與智。使落後天而仁不能通乎義。禮不能通乎智。是所以無常名也。而所以仁所以義。所以禮與智則不可名。其不可名者道而已矣。

無蕩蕩難名。名天地之始。純亦不已有太極分真名萬物。民無得稱先乎覆載。隱顯莫測常有欲以降本流末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養育羣生無心運化。

觀其微。守中抱一。有意操持。

又曰無字一讀。無卽所謂無極也。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麗於無。非天地之始乎。有字一讀。有卽所謂太極也。惟有道而後萬物生。無趨於有。非萬物之母乎。常無一讀。無何以見妙。無不終無微妙。不可端倪。故欲觀之。蓋是無非蹈空之無也。常有一讀。微者繳也。盡也。卽所謂遍也。凡物有不能遍。其不能遍者。以所植之淺也。惟道則常有有根於無。從無生有。有斯不窮。不窮斯微矣。而要非迹象之有也。故欲觀之。



此兩者執其兩端同出而異名一分造化同謂之玄盡性

體用玄之又玄形神俱妙衆妙之門悟由此入

又曰兩卽有無之兩無此道也有此道也謂之同出而

或以無名或以有名名則異矣玄者深遠無極之所出

有入無道之神妙若此欲不謂之玄也能乎然第謂之

玄則猶可以迹象求也毛輅有倫是也至玄之又玄則

鮮所測度所謂無聲無臭是也非至而何然又不終於

無衆有皆從此化化生生故曰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已美斯惡已有危皆知善之爲

善有功斯不善已人所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難易相成

先難後獲長短相形道本無形高下相傾天旋地轉音聲

相和一風萬籟前後相隨往古卽今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不滯形迹不分畛域不落意見渾

渾淪淪固無所爲惡並無所爲美固無所爲不善並無

所爲善故舉有無難易長短等一切渾於不見省卻多

少牽扯煩擾天下人不知此中妙諦知美則以爲美殊

不知別有不美者存知善則以爲善殊不知別有不善



者在相形之下。遂生出有無等許多弊竇來。何如大道不知之為得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恭己而治。貴乎自然。

行不言之教。

天何言哉。道寓於物。

又曰。為亦事也。聖人當事而行。初無為之之心。行所無

事是也。當言而言。亦無言之之心。四時行焉。是也。故曰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

忘生而不有。忘物。

為而不恃。

忘功成而弗

居。

忘其所自。

又曰。作興起也。萬物於我待作。書曰。作新民。御世者所

不辭也。然雖不辭而實不有不恃不居。

夫惟弗居。

緣空慮絕。

是以不去。

真一常在。

又曰。此即顏子無伐無施之謂。總是理會得無字親切

精妙故耳。聖人既弗居功。彼萬物日遷善而弗知矣。又

何去之有哉。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

德聖棄智。

使民不爭。

大公無我。

不貴難得之貨。

伯牙棄利。

使民不

為盜。

戒得勸賢。

不見可欲。

非禮勿視。

使心不亂。

轉物應機。

是以聖人之治。

修身

虛其心。

遣欲全神。

實其腹。

直養全神。

弱其志。

致柔全神。

強其骨。

保精全形。



正陽帝君注曰。聖人之治。總是講的箇淡泊無爲。所以  
賢不尚貨。不貴欲。不見胥天下而渾之心者。神明之宰。  
自是要虛而腹。則何以要實。蓋腹者。心所宅也。宅弗安。  
則天君亂。故虛心而實腹。若志則腎所藏也。而骨則爲  
腎之餘。志妄動。則強而肆欲。骨斯以痿。聖人知此。故弱  
其志。以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

返樸  
守淳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絜矩從心  
無假造作

無爲。

寂然  
不動

則無不治。

感而  
遂通

又曰。民之多故。總緣於有知有欲。是以紛紛不靜。惟常

使人知欲盡泯。則其遊渾噩浩蕩之天。而天下何不治  
之有。其曰使夫知者不敢爲。猶云智者無所用其謀而  
已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

太虛  
同體

或不盈。

謙不  
自滿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淵其  
淵萬物

資  
始

正陽帝君注曰。道字一讀。冲字一讀。冲卽冲虛無欲之

冲。猶寂然之謂。以寂然之道。用之於世。似乎不能盈滿。  
宇宙而不知其淵淵。其淵爲百川之所歸注。是故萬物



所宗主也。曰似者亦謙言之耳。

挫其銳。知止解其紛。不隨和其光。退藏同其塵。混心湛兮

似若存。存神於無。

又曰：人不知道，立於無，是以銳而求之，紛而求之，愈求而愈失，其去道也遠。是以聖人銳則挫之，紛則解之，道備於躬，光輝自應，遠耀而又不欲過於表著，以凌物用，是和其光焉。以同其塵，夫塵不解者也，烏乎同之？然不同，則又矯異矣。伯夷之清，非至道也；湛，即湛寂清靜之謂，惟湛寂則道無弗存矣，似亦謙辭。

吾不知誰之子。

一元象帝之先。超踪造化

又曰：大道若此，其果誰之子乎？曰：象帝之先。夫帝已先矣，又曰象帝之先，則是先而又先，即上所謂立之又立是也。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聖人不仁。法天以百姓為芻狗。順帝之則。

正陽帝君注曰：不仁，非謂天地聖人之不仁也。言天地無心，成化萬物，皆沐其仁，而天地究未嘗有心仁之芻。



狗祭物束草以作犧性。祀則奉之。過則棄之。言無所繫戀也。天地之仁萬物亦若是焉而已矣。聖人之於百姓也亦然。

天地之間。

塞乎兩間。優優品類。

其猶橐籥乎。

空洞虛中。太和充溢。

虛而不屈。

中通。

外動而愈出。直動而愈出。

無窮。

又曰橐籥不動則寂。有感皆通。天地之化如之。蓋惟虛其中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多言數窮。

希言。

不如守中。

允執厥中。

又曰多言者。即煩稱博引之謂。與其多言而不適於道。

何如守中之為貴乎。中即允執厥中之中。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皆根是以御世太止之言。乃範圍曲成。不過不遺之道。而後世乃以老氏別之。不亦謬哉。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

虛靈不昧。

是謂玄牝。

一陰一陽。

正陽帝君注曰。谷空其中。可謂虛矣。而猶有形之可見。不得謂之神也。惟道既麗於虛。而形迹胥泯。此所以謂之神。其曰不死者。死者生之返。物反而歸。則曰死。若道未見有生。則亦安見有死。故曰谷神不死。牝以生物得。



名曰玄牝者。生物而不見其生之迹。是牝而實玄矣。  
玄牝之門。念頭起處是謂天地根。呼接天根。吸接地基。

又曰。玄雖麗於無。而實陽神之所宅也。牝似麗於有。而即陰神之所主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玄牝之門。非即天地之所托始乎。且陰陽無形無象。而靜闔動闢。正無非陰陽也。門司闔闢。故以是况之。

綿綿若存。川流不息。用之不勤。虛閒無用。

又曰。綿綿者。微而不絕之謂。玄牝雖至微妙。而端緒恰自絡繹不絕。曰若存者。不見其存。而實有存者在。勤訓

窮此其所以用之而無終窮也。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萬古長春。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變通。以其不自生。

本無。生滅。故能長生。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自強外其不息。

身而身存。成物成已。非以其無私耶。天地同根。故能成其私。萬物同體。

正陽帝君注曰。混沌鑿而兩儀奠。何代不有天地。何時不有天地。亦何人何物不共戴此天地。長莫長於此。久

莫久於此。所以謂之天長地久。而要之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物而無生之之心。不自生。不自以為生。



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本是以法天地。不自有其身而後之。不自愛其身而外之。凡所先者。皆人之事。所自內者。皆人之圖。乃被其澤者。無弗歸之。是不先身而身自先矣。外其身而身存矣。要其所以致此者。非以其無自私也耶。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其私即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王者以此為私。非無自私。安克以成其私哉。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處眾人之

所惡。以柔處卑。居之靜壽。故幾於道。動微吉先。其庶幾乎。

正陽帝君注曰。道生德。德生善。善自德生。故曰上善其

曰若水者。天一生水。德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也。斯

二者皆從無以趨於有。是之取譬。水利萬物而不與萬

物爭功。處眾人之所惡者。惡訓忽言眾被其澤。而忽而

不知其澤。此水之所以幾於道也。而聖人之上善如之。

居善地。利物無澤。心善淵。容物有養。與善仁。生物不盈。言善信。應物勿爽。政善

治。化物清平。事善能。成物曲直。動善時。順物節度。

又曰。居善地者。言水自高趨下。必有歸宿是也。非善地

而何。心善淵者。其源不窮。其流不竭也。非善淵而何。與



善仁者恩波廣沛。放之皆準是也。非善仁而何。言善信者導則流塞。則止也。非善信而何。政善治者優渥田疇。滋潤枯槁是也。非善政而何。事善能者可大可小。可短可長是也。非善能而何。動善時者冬則堅凝。春則泮釋是也。非善時而何。而上善與之同焉。此節俱是雙關語。雖祇言水。而上善在其中。

夫惟不爭。卑以自收。故無尤。有善無咎。

又曰。此二語亦承上就水言。水言水之所以備諸善者。以其利萬物而不爭故也。夫惟不爭。故人皆不得而尤

之矣。不知止善者。曷弗取鑒於水哉。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地道變盈。

謙而流。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惡盈。當其盈而用力持之。持之是也。而不免於持之迹矣。何如不盈之為貴乎。故曰不如其已。大道戒銳。當其銳而揣之。揣之是也。而不免於揣之心矣。揣是強制之法。踰時又將復然。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貽其咎。人道惡盈。



而好謙

功成名遂身退

君子有終天之道

天地合德

又曰金玉從富貴來世之享富貴擁金玉者何以不克終而守乎以其驕也驕緣於貪貪斯戀戀而不能去故凡抱遠識者於功成名遂之後則亟思退恐盈滿之為害也則此箇退字是乃天之不盈之道漢留侯深知此道故終身不殆若越之文種吳之子胥其不知退者矣

○能為章第十

載營魄

神凝志道不為物遷

抱一能無離

二物混成如母攜嬰

正陽帝君注曰魂魄人之所各麗於身者也易曰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變者神也營訓止魂屬陽精而神焉魄屬陰雜而止焉是之謂營魄載者以魂載魄也魄載魂則魄為政而嗜慾攻取將漓其性若魂載魄則魂為政而虛靈不昧日見其天抱一者抱此不二不雜之真能無離言神與一不可以須臾離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

真息悠悠如保赤子

又曰氣即形氣之氣而利害美惡分焉用之當則美而利失所當則惡而害與其逞之失所不如斂之使靜靜即所謂專也且氣易隣於剛剛者必折齒剛是以易敝



也。故既專而又致柔。能嬰兒者。赤子純一無偽。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聖人之安於無事。則亦如之。故曰能嬰兒。即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謂也。而生神章有云。熙願養嬰童者。亦猶此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

不見不聞  
鑑明塵淨

又曰滌除者。掃除雜穢也。聖人以無事為福。故於雜穢一切掃除。而玄覽其高遠。日躋上達。則亦何非義之有。故曰無疵。

愛民治國。能無為。

不動不變  
時清道泰

又曰民自具愛之之道。國自有治之之道。聖人如其道以愛民。亦如其道以治國。所謂因物付物是也。而何待於為。故曰能無為。

天門開闔。能無雌。

出有人無  
一而不一

又曰天門者。即道之門也。道之開闔。動用自然。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聖人亦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已耳。故曰能無雌。雌者守一之謂。即君子而時中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

月皎冰融  
黜聰屏智

又曰齊治均平。明白四達。是所謂知也。然見以為知。則



有知之心矣。有知之心。則與本然之知判。而為二。且如

鏡照物者也。物來斯照。而鏡初無照物之心。故明白四

達。雖知而究未有知也。故曰能無知。

生之畜之。幹旋四德。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為而不恃。忘其

默默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行修德備。脫體全真。

又曰。聖人體道於無。所以生萬物。畜萬物。雖生而不自

以為有。雖為而不自恃。雖長民而不自以為宰。是謂無

聲無臭之道。惟精惟一之道也。非玄而何。故曰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象月之數。萬法歸心。當其無有車之用。轂虛其中。堪

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有器之用。竭智盡物。鑿戶牖

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有室之用。誰不由戶。莫非斯道。故有之以

為利。得此父母。無之以為用。存我厥初。無內無外。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教人總本箇無字立論。是經八十

一篇。惟此章揭明其旨。太上無量度人經濟皆在於此。

車有轂則必有輻。轂一而已。而輻則若是之多。似寡不

可以勝眾。乃轂則無為。而輻則自為旋轉。是惟轂無為

而後有車之用也。推之於器於室。何獨不然。用器者自



煩而器之質固無爲也。謀室者恒擾而室之象亦無爲也。惟無斯有器之用。室之用然則天下之凡有者不皆生於無乎。故沒箇有則不足以見無之大。而沒箇無又安克以入有之細。所以末二語曰有之以爲利。言有之固爲利矣。而實無之以爲用。言不得這箇無。難以致用也。無之時義大矣哉。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志之所之其機在目

五音令人耳聾。

和氣去心貪外喪內

五味

令人口爽。

嗜於道味忘其自然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猿馬不定無所歸宿

得之貨令人行妨。

志爲物轉貴乎守一

是以聖人爲腹

收視返聽樂在其中

不

爲目。

眼破色眩妄視泄精

故去彼取此。

見性明心聞聲悟道

西華帝君注曰。目官司視耳官司聽口官司味。儒家所

謂氣質之性也。聖人與人均共之。第聖人任理而不放

性。衆人任欲以賊其性。遂致耽夫五色五音五味而目

於以盲矣。耳於以聾矣。口於以爽矣。性固如是哉。爽訓

苦不特此也。彼馳騁田獵以及難得之貨。聖人亦未嘗

不欲。而當其際。總以鏡花水月付之。不致如庸衆之發

狂而妨行也。所以古之達人爲腹不爲目。蓋最貪者目



也然極意於貪而竟無處盛受若腹則多寡皆能受矣而究未有意於貪聖人深味此義故去彼取此彼此即指腹目而言是緊接文法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福兮禍伏知足不辱貴大患若身愛能勿勞知止不殆

西華帝君注曰此二語乃一篇之旨寵辱本是兩事身與患亦是兩端而開端輒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圖發此真堪令人神聳

何謂寵辱若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寵為下有辱何辱得之若驚富貴

浮雲於我何有失之若驚患失防危是謂寵辱若驚坦蕩襟期無榮無辱

又曰此節正解首句世人得寵而榮僉以寵為上而不  
知寵實為下矣所以然者寵乃辱之返亦即辱之因從  
來受大辱者未有不自小寵來如是而寵不為下乎故  
得之則恐辱連累以致失失之亦恐辱有未離其值此  
心驚宜也然玩二若字亦虛狀之耳非真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心得喪累性吾所以有大患者迷卻本來勞形自苦

為吾有身穢質不堪及吾無身幻緣放下依然澄澈吾有何患天真自然

毋固毋我



又曰凡人莫不私有其身。即莫不自謀其身。而謀身之  
 餘。患不旋踵而至。總因有此身。適以患此身。與其有身  
 而患及身。何如無身之為愈也。吾苟無身。夫復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心猶人君。則可寄於天下。百年過客。萬物逆旅。  
 愛以身為天下者。明德親民。乃可以託於天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又曰貴以身為天下者。非自貴其身。乃以身為天下之  
 為貴耳。愛以身為天下者。非自愛其身。乃以身為天下  
 之為愛耳。如此而尚不可以付神器哉。故曰可以寄於  
 天下。託於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無形。戒慎內睹。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恐懼反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三者不可致詰。

受之以靜。神會意領。

故混而為一。

同風混合。一以貫之。

西華帝君注曰。希夷二字。人多罕解。故太上直揭其旨。

曰。曷為夷。視之不見。是也。曷為希。聽之不聞。是也。而微。

則人猶有能解者。雖能解之。鮮克象之。故又以搏之。不

得示焉。而要之。夷即希。希即微。皆所謂玄也。名雖異。而

義則同。此所以混而為一。乎中庸之不睹不聞。大雅之



無聲無臭。悉本於此。

其上不皦。性靈無體其下不昧。神化無方

又曰。皦明也。與昧相對。世人多明於顯。而昧於微。猶明

於上而昧於下。聖人本玄以立極。不著於顯而立於微。

故曰。其上則不皦。而其下偏能不昧。

繩繩兮不可名。絜矩之道。復歸於無物。復見天心。存誠格物。

又曰。繩繩言相續而不絕也。雖不絕而欲以名之。究莫得而名之。則亦終歸於無物而已。非玄而何。

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親見中不見是謂恍惚。渾渾淪淪

杳冥若存

又曰。既曰無狀。又曰之狀。是又有狀矣。而究竟何狀乎。

既曰無象。又曰之象。是又有象矣。而究竟何象乎。若亡

若存。殆恍惚不可為象矣。其顏子瞻前在後之景象也。

耶。

迎之不見其首。瞻之在前隨之不見其後。忽然在後

又曰。真玄恍惚若此。所以當其前而迎之。無首之可尋。

也。自其後而踵之。無迹之可見也。斯不亦幽深微妙也。

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觀天之道。能知古始。塵不有初。是

謂道紀。識得虛皇。為綱為紀。

又曰古今二字。勿泥。物趨於有則為今。道立於無則為古。執古以御今。猶云本無以御有。非大道之綱紀而何。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遜世不見。聖者能之。微妙玄通。知微之顯。玄妙允中。深不可識。

深藏若虛。不可得聞。

西華帝君注曰。微妙二語。乃相連而及。惟微斯妙。妙斯玄。玄斯通通。斯深矣。而尚可測乎。古之善為士者。本領

以此。

夫唯不可識。惟精。惟一。故強為之容。能近。取譬。豫兮若冬涉川。骨散。寒瓊。

又曰。夫古之士。既深不可測矣。而終於不可測。天下後

世。又曷以知有善士哉。故不得已而強為之容。猶云強

為之表著也。然雖表著而實則斂而不放。所謂豫者。戒

而後動之謂。言不得已而動其動之逡巡畏縮。則有若

當冬而涉川。是即履薄臨深之義。

猶兮若畏四鄰。必慎其獨。嚴乎指視。

又曰。吐而仍茹。曰猶有動。則有言於不得已而言而囁



嚅不敢輕出諸口。若畏四鄰之或知也。

儼兮其若客。

毋不敬儼若思

渙兮其若冰之將釋。

太和充溢神悟心開

敦兮其

若樸。

羣居閑口不違如愚

曠兮其若谷。

庶乎屢空億則屢中

渾兮其若濁。

心與道冥

和而不同

又曰儼端肅也。渙解悟也。敦誠篤。曠清虛也。渾渾淪也。

善士之言動謹飭如此。故其致躬端肅儼若客。如見大

賓也。聲入心通。解悟若冰之釋也。機械變詐之全消。敦

厚而誠樸也。虛中以應。曠然若谷之有神也。至渾兮若

濁。則亦和光同塵之意。必曰衆皆濁而我獨清。則是矯

激之徒。大道不尚乎此。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

清者濁之源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靜者

動之基

又曰嗜慾之流。日趨於動。而不復知有靜。枯槁之衆。泥

然此境。而不復知有動。夫孰能止其濁。而從事於靜。以

徐復本然之清明乎。亦孰能不久安。而從事於動。以徐

得養生之道乎。是蓋不著動靜一邊。而有無相生之義

益明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

虛者實之本

夫惟不盈。

冲虛無盡

故能敝不新成。



潛雖伏矣

又曰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欹器之所以不容盈也。故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不盈必至於敝矣。而凡物之成者。無有不敝之時。况道欲其敝。不尚乎新。此所以甯敝而不取新成也。即此可悟退步之法。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虛以待之。無為之先。

西華帝君注曰。虛無者。道之體。清靜者。道之根。世人只從實處著腳。遂爾動作紛紜不已。所以生出無限煩惱。

故要虛要靜。然存一虛之心。雖虛猶未虛也。存一靜之見。雖靜猶未靜也。必致虛到極。守靜到篤。方謂之虛。方成箇靜。而實與動齊。範圍於其中。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又曰。作興起也。由虛而實。由靜而動。則萬物作焉。大道所不辭也。然極意於作。將性根目漓。鮮所歸宿。是必由動返靜。從實返空。斯為還原歸本。故曰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身外無為。各復歸其根。姤觀月窟。復見天根。歸根曰靜。止於至善。無欲。

要為



又曰芸芸衆也。此承上而深言之。芸芸卽衆作之謂。知

其當復。則當各歸其根矣。譬如花卉之榮。皆生於根。及

其搖落。仍復歸於根耳。歸根則斂。尙不謂之靜乎。

靜曰復命。速本復命曰常。不測不殘。知常曰明。古今洞達。

不知常。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妄作凶。氣散神離。

又曰人有性。則必有命。而此命卽道也。易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則此命字不得輕看。混看。常常存也。惟復命

而後可以湛然常存。人患不知有常耳。誠能知常。則俯

察仰觀。窮幽極渺。無弗洞澈。不謂之明不可得也。反是

者。昧於此常久之道。而一意於動。專力於實。勢必多所

妄作。而不免於凶矣。

知常容。大無容乃公。細無公乃王。能爲萬物主。王乃天。正

德合天乃道。一氣之始。道乃久。合真與道。沒身不殆。雖天

墜吾不與之移。

又曰古之達人。惟知常。斯能渾蓋包涵。一切渣滓。盡歸

消納。乃有容矣。有容。則物我彼此不分。畦畛而公。大公

無我。帝王之度。尙不謂之王乎。天天之王也。王王之天

也。道極於王。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之謂。非天而何。而



要其所以爲天者。非他道也。一切萬物。均不能常。惟道則久存而不敝。是亦不息則久之謂。聖人知此。所以常奉此道。沒身而不忘也。殆與怠同。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無上至道。萬物皆備。其次。親之譽之。因不失親。亦可宗也。其次。畏之。懷刑。思義。其次。侮之。民免。無恥。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卽最上之謂。言御世者。以道治天下。民聲色。神教化。潛移默運。而其下於變時雍。順帝之則。則亦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由道而運爲德。於是乎。

有禮樂制度。雖亦善政善教。其不逮最上者。遠矣。故被其澤者。亦祇親之譽之而已。降是而並無其德焉。恃夫政文網在前。能無畏乎。道路以目。能無侮乎。

故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焉有不信。自古有死。無信不立。

又曰。夫民至畏。而且侮。其不信治也明矣。而要其所以不信者。上不知道。則無以取信於民。若上誠信矣。民斯從而信之。故曰。此上信之不足耳。下焉有不信者乎。

猶兮其貴言。默而識之。言寡其尤。功成事遂。巍乎成功。百姓皆謂我。

自然。無爲而治。帝力何有。



又曰。離道者治如彼。體道者治如此。則亦可以見白爲天下後世法矣。而猶訥訥不敢輕出諸口。斯不亦貴此言也哉。夫亦曰。道本無形。不尙迹象。我運此道於無爲之中。迨功成事遂。使百姓皆謂我自然。何快如之。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太僕既散。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聰明。仁義乃行。根塵業識。

西華帝君注曰。仁義道之所分出也。曷以言乎道廢而有仁義。蓋道是箇渾淪的物事。原無所謂仁義之名。能以道御物。終古只有一道。那有箇甚麼仁義。惟不能體

此道而道廢。於是乎從道之所分出者。致力而天下始有仁義之名矣。智慧本是美德。曷以出而有偽。蓋上古之人。如無懷葛天。渾渾噩噩。不雕不琢。用不著智慧。則亦無所爲。奸回自後世智慧一生。而善用之。則成美。不善用之。則爲僞。機械變詐。皆從用智慧來。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欲牽纏。順性愛命。

國家昏亂。有忠臣。

身心紊亂。誠意規中。

又曰。唐虞二帝。均號聖人。而千秋萬世。獨推舜爲大孝。豈放勳獨不孝乎。曰。無瞽瞍也。舜有瞽瞍。孝斯以見。商周摯旦。均推良相。而推忠者。獨及逢比。豈伊周之不忠。



乎曰無桀紂也。逢比有桀紂而忠以名更推之詩。小弁知孝子板蕩識忠臣斯義可昭雪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忘神養虛民利百倍。親賢樂利

西華帝君注曰。聖與智治民者專恃乎此。而曷為絕之。棄之曰。聖智皆不免於有為。有為則粉飾太平之事。滋而民多擾。擾斯亂。亂斯害矣。夫何以利。故必絕聖棄智。而一以道運。使民潛移默化而不自知。利何如也。故曰百倍。

絕仁棄義。志氣養神民復孝慈。安時處順

又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即未有義而虐其子。仁義乃德之分見。曷為棄絕。曰。仁義雖是美德。而三代下竊仁義之名。離仁義之實者。正復不少。竊其名而離其實。則父子之間有偽心焉。偽則人倫泯矣。故必絕棄仁義。而一以道處之。則孝慈多矣。

絕巧棄利。忘形養氣盜賊無有。方寸太平

又曰。巧以利用。利以益民。亦曷為乎棄絕。曰。巧利興則爭欲得。苟或弗獲。勢必相率而盜。民有盜心。國不可為。



矣。故亦棄絕之。方使民不致為盜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使其使然。故令有所屬。應無見素抱

樸。清明少私寡欲。志氣如神。

又曰三者承上三項而言。言此三者皆具文也。具文烏足以治天下乎。故令有所屬。亦惟屬之於道已耳。而道果何在乎。曰見素曰抱樸。以及少私寡欲焉。素乃白質。未施章采。樸乃璞玉。未經雕琢。皆所謂一也。虛也。即所謂道也。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無為何慮。

西華帝君注曰。聖人未嘗廢學。而所學者惟道。窮理盡性至命。是皆聖人之學也。後世之學不然。涉獵詩書。求工詞賦。如陸機楊雄等輩。號稱博學。而因學轉滋憂虞。是皆知學而不知所以學也。與其學之弗臧。何如弗學。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一氣相去幾何。所過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

又曰唯謹諾也。阿慢應也。同出於聲。而敬怠以判。此善



惡之小者也。若云善惡則邪正分途矣。然必過為區別。所謂休休有容者。安在古人直以唯與阿。善與惡相去。究不甚遠。而一味渾而忘之。不使留形迹也。

人之所畏。生死不可不畏。畏天知命。

又曰。至人待物恒寬。律已恒密。故夫人之所畏。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則亦從而畏之。不敢高自位置也。

荒兮其未央哉。沉滯聲色。流浪生死。

又曰。荒大也。言立體如此。豈不大哉。其未有央乎。

眾人熙熙。逐物情蕩。如享太牢。於道無味。如登春臺。縱慾無厭。我獨泊兮。

其未兆。虛靜待之。如嬰兒之未孩。但看嬰兒處胎時。

又曰。眾人狃於所欲。一得之便。熙熙然如享太牢焉。如登春臺也。而我獨淡泊為懷。全無欲之念。萌於中。兆即萌也。是其湛然無欲。一如嬰兒之在襁褓。尚未及於孩也。夫孩童已純一無偽。而嬰兒則更無偽矣。故以是况之。

乘乘兮若無所歸。豈解有心潛算計。

又曰。乘乘者。即落落之謂。言此心廓落不羈。無離無著。一若鮮所歸宿然。



衆人皆有餘。不知獨我若遺。惟恐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  
名爲沌沌兮。昏昏  
妙道沌沌兮。默默

又曰此以知言言衆逞其知識似若方餘而我獨泯然  
其若遺也。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蓋不過沌沌渾淪而  
已。不以才智聰明見也。

俗人昭昭。的然我獨若昏。闇然俗人察察。用心我獨悶悶。分別  
何須  
彼此

又曰惟其然故衆人羣恃其昭昭而我獨若昏衆人皆  
稱其察察而我獨悶悶。

忽兮其若海。不滯漂兮若無所止。離諸衆人皆有以。衆貴  
以我獨頑且鄙。方隅我貴無。我貴無我獨異於人。道不遠人而貴食母。人遠道乎  
養須藉母  
復歸命根

又曰言我雖昏昏悶悶而性。地光明正大。忽兮有若海  
之能容。漂兮其惘所窺測也。衆人二句對上以能言言  
衆人恃其才力。皆若有所建立而我獨常處於頑鄙也。  
道者衆之母。蓋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總歸本於道。  
非母而何。此我所以異於人而獨貴母也。曰食者嬰兒  
無他注向。只知食母之食。達人之歸根於道。毋亦若是。



焉。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大包惟道是從。細入微塵。

玉華帝君注曰。孔大也。道無形象。未見有容。自運而為德。遂爾容納萬物。人第知德之有容。容而且大。而不知皆歸本於道也。故曰惟道是從。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亘古無物。惚兮恍兮。似有其中。有象。

若有恍兮惚兮。若亡其中有物。若無窮兮冥兮。心與其中。

有精。陰陽交會。

又曰。德容既根於道。而道何在乎。恍兮惚兮而已。夫恍

惚不幾無象而少物乎。而要之雖惚兮恍兮。象固藏於

其中。無象而有象也。雖恍兮惚焉。物固寓於其中。無物

而有物也。由無象無物之先。推之成象成物之始。不見

恍惚。而又見窮冥矣。窮冥不猶是難窺測乎。而其中之

真精。雖不可窺測。夫固已信之穩矣。

其精甚真。

純一不雜。其中有信。真實不虛。

又曰。夫惟其精甚真。則其中之包羅涵蓋。莫載莫破。益

以信大道之不我欺也。



自古及今萬劫常存其名不去人能弘道以閱衆甫萬物皆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從道以此視聽言動於道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受氣以此非道不然

又曰不去猶云不朽古今皆有去時一世古則一世去世閱世而成古今所以古今皆有去時而道獨常存不去甫美也道惟常留斯以閱衆美而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也夫衆甫紛紛遍天地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以知此道而深信之不疑耳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委曲枉則直大直窪則盈謙下弊則新晦極自明少則

得易知多則惑見殆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衆繩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總是一箇理字要能體認如直與曲兩端羣知直是而曲非也殊不知任直之過反與萬物有妨惟曲則能通通斯和和則萬物在宥其成全者正無涯也枉者直之反既枉矣亦安得直而不知木工之引繩取其直也究竟引之始直舍之則曲未見其常直也惟枉不見直而不直中總有箇理字作骨如父子相隱雖枉正可以處州里行蠻貊是為不直之直其直固自多也水性就下窪下之地衆水所歸未有不盈者



也。新故相乘勢也。常卽於新。安見有新。惟到敝時。由敝以返新。萬物成敗消長之理。大類如是。少則得者。卽一以貫之之謂。雖少而貫通常自得也。苟厭少而驚多。將荒唐滑稽之論。皆得而惑之矣。是一者介寂感之交。主危微之界。恍惚窈冥。無離無著。而所謂曲全枉直六事。皆從此一中分出。故聖人獨抱此。以爲天下法式焉。

不自見故明。莫見乎隱。不自是故彰。莫顯乎微。不自伐故有功。無伐善。不自矜故長。無施勞。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我尚自忘。非我。

又曰。聖人抱一。如是可謂明矣。而究不自以爲明也。彼目能見物。不能自見。自見爲目。則反不明。故不自以爲明。明斯遠也。而由是不自以爲是。人必是之。人是之。則明彰矣。不自伐其功。人必以功歸之。功益著矣。不自矜夸其長。人必卽其長而欽之。長愈永矣。凡此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皆所謂不爭也。夫惟不爭。天下亦孰能與之爭哉。漢高帝鴻門。不與項爭。而垓下遂無有與之爭者。此類可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窮。豈虛言哉。正非虛妄。誠全而歸之。歸本。



初復

又曰通章主意原在首句故末亦單結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無曲弗全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皆全也欲全萬物而有不歸之於道即有不歸之於曲也哉即如人之一身五臟六腑以及四肢皆曲而是身賴以常全則曲而能全更瞭如矣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妙音希聲

玉華帝君注曰希言即簡言之謂道重雌默以簡為貴

世人弗知此道而煩稱博引不適於中多致牽強非自然也惟聖人希言適合自然雖淡而愈旨也

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躁則徒為孰為此者是誰主宰天地

兩間而已天地尚不能久乾坤無非幻化而况於人乎法禁躁妄

又曰自辰至巳日終朝自旦至暮日終日言夸鬪之徒

牽強求合其言不可以取信譬之飄風驟雨不過陰陽

一時亢伏之氣不終朝終日而旋止也夫此為飄驟風

雨為誰乃天地也天地亢伏之氣且不能久而况於人

乎



故從事於道者

順理合轍

道者同於道

通乎物也

德者同於德

忘乎我也

失者同於失

齊得喪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逍遙無累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隨在自得

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順其自然

信不足焉

吾斯未信

有不信焉

因惑生疑

又曰惟其然則道尚矣故從事於道者道則同於道德

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同於道則樂得道矣同於德則

樂得德矣即不幸而同於失則亦道中之失耳故有所

失則亦樂居此失也此即某幸有過之意言道之可樂

可貴如是而人乃疑之道根淺而信不足故也惟信不

足益以不信矣

○苦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蹠進無功

跨者不行

欲速不達

自見者不明

不能晦德

自是者

不彰

不能謙下

自伐者無功

不能克己

自矜者不長

不能含容

玉華帝君注曰跂翹足也跨如跨馬之跨兩腿崩開之

謂言足利於立腿利於行此其常也腿足之能事也苟

或矜其足力而加之以跂雖立危矣焉能常立更或恃

其腿力而加之以跨雖行艱矣焉能遠行此亦猶夫視

而明者一自見則反不明學而彰者一自是則反不彰



擁。有。功。者。一。自。伐。則。反。不。見。功。澤。可。長。者。一。自。矜。則。反。不。能。長。矣。驕。盈。之。害。大。類。如。是。

其。於。道。也。餘。食。贅。行。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物。或。惡。之。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故。有。

道。者。不。處。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又。曰。由。是。以。觀。道。尚。平。易。不。貴。隱。怪。總。以。適。中。為。主。所。

謂。君。子。中。庸。也。譬。如。飲。食。適。可。則。作。息。自。如。多。食。是。為。

有。餘。而。反。傷。脾。胃。矣。更。如。行。走。以。輕。便。為。快。設。使。多。帶。

重。贅。之。物。則。身。體。不。便。而。轉。艱。於。攸。往。物。或。惡。之。者。言。

此。二。事。皆。眾。人。之。所。惡。有。道。之。士。則。亦。焉。能。取。是。哉。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沌。開。先。先。天。地。生。萬。化。生。乎。身。

玉。華。帝。君。注。曰。此。物。字。指。道。而。言。混。渾。也。先。天。地。生。言。

先。天。地。而。有。而。天。地。即。生。於。其。中。也。是。即。道。生。天。地。之。

謂。

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常。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

為。天。下。母。養。育。羣。生。

又。曰。凡。物。有。聲。道。無。聲。也。常。寂。然。也。凡。物。有。形。道。無。形。也。常。寥。然。焉。惟。其。寂。寥。故。能。獨。立。無。所。依。附。而。未。有。天。



地之先及既有天地之後。彌綸布濩。莫之變改。周流於

前古後今。奉行著第。見其善不見其殆。此道所以為天

下之母也乎。

吾不知其名。不可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為之名曰大道。無大

日逝。無逝曰遠。無遠曰反。收拾歸來。

又曰渾沌太無。道何所名乎。吾不知其名也。而第見萬

物皆由之。弗越則亦字之曰道而已。又見天地皆生於

其中。萬物總無以加之。大何如也。則不得不強為名之

曰大道矣。道既大則未有不逝者。逝者如斯亦同此意。

積新成故。由故返新。往者有來。來者又往。皆所謂逝也。

道既逝矣。而有不遠乎。遠曰反者。言道雖大而逝。雖逝

而遠。苟能反而求之。吾心則道即在。是何大且遠之有。

故道大。太虛無象。天大。同乎地大。同乎王亦大。參天兩地。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靈地獨存玄之又玄。人法地。牧養品類。

地法天。容載萬物。天法道。生成宇宙。道法自然。清靜虛無。

又曰庸流昧於道本。只知世上有三大曰天也地也主

也。而不知域中有四大焉。苟由本以推之。末由流而溯

其原則。王人雖大。且必取法乎地。地與雖大。且必取法



乎天。天可謂大無外矣。而亦必取法乎道。道雖大無外矣。而作為者非道。自然者乃道也。故道亦必法乎自然。自然之道無形無聲無朕無為。不可以名者也。名之曰道。曰大。猶是強而已矣。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

心為萬物之宗。

靜為躁君。

道為一身之體。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輕重之數。靜躁之分。夫人而知之也。而輕必借麗於重。躁必待鎮於靜。則未之有知。故直揭之曰。重為輕根。言有重者。鎮壓中央。而以駕輕車。便

無顛覆之患。非輕之根。而何。靜為躁君。言能主靜。寂然不動。而以應萬事。始見感通之神。非躁之君。而何。躁即動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

日行不離輜重。

時運。

雖有榮觀。

無所貪著。

處超然。

心超物外。

又曰。聖人惟知此道。所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以重為輕根。故也。雖有榮觀。言熱鬧場中。雖光榮足炫。而本然清虛之體。固自超然不亂。以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

心。

而以身輕天下。

戀有貪生。

輕則失臣。

輕動躁搖精躁。



則失君。躁妄亂神。

又曰。言道既尚靜尚重。如是世之人主所當奉。若不違。奈何撫有萬乘。而以身輕天下也哉。故君輕則遊豫逸。樂無節。鮮克勵精圖治。臣庶知其不足以輔。則望望然去之。輕之故也。不知道有重也。夫君輕且失臣。而况臣之躁乎。臣躁則急功謀利。而少協恭和衷之忱。君知其不可以用。則繫帶以褫之者。躁之故也。不知道在靜也。既以責君。而兼以勵臣。君臣交勉於道。嚴矣哉。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以心知。

善言無瑕謫。

以性覺。

善計不籌策。

以神合。

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合神於無。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合神於道。

善

玉華帝君注曰。車馬輪轅周行。必留轍迹。此物勢之必然者也。而本道以行。則不少留。夫軌迹。善行也。繁稱博引。矢口易招。愆尤。此興我之所致戒也。而準道以言。則不予人以瑕謫焉。善言也。思前想後。圖謀必事籌畫。此人情之所必爾也。而依道以計。則自然中欸。無所用籌策也。善計也。推之於閉。不用關鍵。局固而不可開。非善閉而何。充之於結。無繩約而物束不克以解。非善結而



何是皆所謂道也。即所謂道之自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視人猶已故無棄人。均氣同體常善救物。與物混成

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

又曰夫行善言善計善如是而尚不可以救人救物乎。

哉能救人則天下無棄人矣。能救物則天下無棄物矣。

故曰聖人云云襲沿襲也。相沿不絕之謂言庸流或於

耳目物我之間恒分哇咿猶坐井觀天焉得為明惟聖

人視人猶已欲立立人且甯不立已必欲立人欲達達

人亦甯不達已必欲達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傳燈

之相續不絕其明大矣遠矣不謂之襲明而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見賢思齊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而內不自省

貴其師。道無可學不愛其資。心無可用

又曰襲明如是是非善人也乎善人者不善之人所師

以取法者也不善人者正善人所資以施教者也而究

之人日遷善而弗知何人之力則亦安知有師之足貴

乎道化自然及物而並非有心鼓舞振作於其中則亦

安知有資之足愛乎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天然



又曰聖人善救人物如是其智可謂大矣。而體立於無為。用運於無心。淡泊渾穆。雖智猶如大迷。是即大智若愚之謂。而道之所以為道者。要妙即在乎此矣。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神守其雌。入為天下谿。萬為天下谿。深

德不離。造次於是復歸於嬰兒。能受知其白。養守其黑。保

為天下式。是法為天下式。節常德不忒。分毫復歸於無極。

太虛。知其榮守其辱。體為天下谷。空為天下谷。虛

德乃足。身外復歸於樸。太易樸散而為器。易有太極。聖人

用之。知有此理則為官長。設教故大制不割。混沌而無剖析

玉華帝君注曰雄雌即先後之謂。雄居先雌居後也。人

情莫不爭先而恐後。乃爭先者易蹶。反不如後者之穩

步焉。聖人非不知其雄也。而甯守其雌。谿即深谿之谿。

言聖人守後而不務先。其德足以感孚天下。天下歸之。

如衆流之趨深淵。是為天下之谿矣。雖為天下谿。而聖

人不以衆歸自矜也。猶是抱常德不以離。冲虛恬淡。絕

無嗜慾。雖大人猶然。赤子故曰復歸於嬰兒。白黑即明

暗之義。白其明也。黑其暗也。人情莫不倚明而恥暗。乃



尙明者察察多傷。反不如暗者之韜晦焉。聖人非不知其白也。而甯守其黑。式卽法式之式。言聖人守暗而不務明。其德足以爲範天下。天下則之奉以爲式。雖奉爲式。而聖人不敢以自伐也。猶是守常德而不貳。泯聲色。同寂寥。不滯形象。仍返本始。故曰復歸於無極。至於榮辱。尤其較著者也。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乃至於榮者辱。旋及之。反不如安辱者之自得也。聖人非不知其榮也。而甯守其辱。謙冲善下。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如天下之空谷然。夫惟如天下之谷。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常

德於以足矣。而究之有爲。仍無爲也。樸者性始之名。性始無爲。故曰復歸於樸。樸無也。復歸於樸。是有不終有。仍返於無矣。迨樸散而爲器。是無不終無。復趨於有矣。無者天地之始也。有者萬物之母也。譬如人君旣已建。其有極。又分設官長。以會其極。大制宰制也。割割裂也。君令臣共。以此宰制天下。而何割裂之有哉。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欲行此道

吾見其不得已。

道本無爲

玉華帝君注曰。帝世之有天下。揖讓得之。非取之也。四



方風動。黎民變之。非上爲之也。若將欲以力取天下。而  
從而作爲於其間。是爲失道已矣。通不得已。言二者皆  
弗得於道矣。

天下神器。心之不可爲也。爲有妄心。爲者敗之。爲傷

失之。執乖通變

又曰。天下大器也。曰神言有神默相之。是則神器之大。  
擁此者皆當抱樸守雌。不可以有爲也。一侈志於爲。則  
粉飾太平。徒滋紛擾。反以敗國。一著意於執。則拘虛膠  
固。鮮所通變。不惟得之適。以失之矣。

故物或行或隨。念茲或虛或吹。思無或強或羸。善用或載

或隳。精思此理。是以聖人去甚。過猶去奢。道常去泰。道無

又曰。總之道尚自然。故物或有翼之以行者。或有步焉  
以隨者。或响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  
羸之。而可裁者。則或從而載也。可傾者。則或從而隳也。  
雖應用不同。要皆因物付物。順其自然而已。何所庸我  
之侈然恣肆而貪求之無厭也乎。是故聖人甚則去之。  
奢則去之。而泰亦並去之也。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不以兵強天下。善勝在其事好還。歸

復命

玉華帝君注曰。治世有道。本道發為文德。武功非所尚也。且兵為凶器。淫佚之事。上帝惡之。苟或侈志於兵。自使天下肝腦塗地。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若齊之湣王。楚之靈王。秦之始皇。梁之武帝。皆獲殺身之禍。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心兵荆棘生焉。神狂大軍之後。情欲必有凶年。

氣神昏耗

又曰。此更推言兵強之害。言終日用師。則農業妨而田疇不治。荆棘叢生。不特此也。殺氣過旺。有傷天地之和。則災祲流行。運所必至。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固不仆而早定也。

故善者果而已。定力不敢以取強。忘我而已。

又曰。果決也。言善為治者。絕不談兵。從不好強。其於四方六合。總以仁義化之。禮樂綏之。迨綏之不得。化之逆命。則不得已。取決於一戰。阪泉涿鹿之師。是果之明徵也。而究不敢恃以取強。自詡用兵之如神也。



果而勿矜。待之以靜。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和。果而不得已。用之虛。果而勿強。自然虛無。

又曰：人特患無是果耳。誠有是果，則必能不自矜張，不自誇伐，不自驕盈，間用其果，皆出於勢不得已。而初不自以為強也。

物壯則老。心為是謂不道。性為不道早已。永失真道。

又曰：善者用果而不尚強。夫何以故？蓋恃強則逞壯逞壯則易折。大過之上六，大壯之上六，其明鑑也。譬如物之發露太過，精華難要於久，灼灼之華，早發者則必先

萎。此物壯之未有不老者也。苟或只知強壯之足憑，而不知老敗之將至，則是味乎盈虛消息之道矣。是之謂不道。不道之念，其不可不早已也。夫已止也，息也。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為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死。

孚佑帝君注曰：戰危事也，勇逸德也。兵凶器也，雖有佳兵，實為不祥。故曰不祥之器。且窮兵必妨農業，多傷性命，類于天地和氣。凡物無不惡之，是以有道者斷不以



是為得計而安以處之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主用兵則貴右。

剛

兵者不祥之器。

凶器

逆非君子之器。

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不得已而用之。

欲求合道。恬乃不合道。

淡為上。

常寂。

勝而不美。

求欲凝神。乃不凝。

而美之者。

用志不分。是樂乃凝於神。

殺人。

用心一處。無事不辦。

夫樂殺人者。

欲絕。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凡百從儉。

故吉事尚左。

東木主生。

凶事尚右。

西金主殺。

偏將軍居左。

省

上將軍

居右。

全神。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若論此事。如喪考妣。

殺人眾多。

六賊。

兵息三。

以悲哀泣之。

心死。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孤光。

獨照。

又曰夫惟有道者不處佳兵。所以君子居則尚左而用

兵則尚右。尚右者示不敢專制之意。誠以兵為不祥而

非君子之器。其間或用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蓋其本

道致治。總以恬淡無欲為上。若兵之凶器。則雖獲勝於

人。不可為美。而以此為美者。是以殺人為樂矣。如之何

其可哉。昔孟子語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樂殺

人者宜乎難得志於天下也。推而至於凡事之吉凶。則

吉居左而凶則居右矣。是亦儀禮祥車纁車以分左右

之義。即如行師。將之偏者何反居左。將之上者何反居

右。此其中有二義焉。一則謙而不欲自尊大也。一則退



而不欲樂殺人也。雖勇居上勢故甯右而毋左焉。夫居上勢而處右則不見可忻。惟見可憫。是視兵勢之如喪也。故卽以喪禮處之。如秦穆夫人披髮登臺而請晉惠。非以喪禮處之。而何所以殺人衆多。屍橫遍野。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此猶得竊欣其得志乎。悲哀泣之而已。所以君子於戰勝。不以爲吉。轉以爲凶。而微樂不懸。食旨弗甘。多以喪禮處之者。良以兵固不祥之器也。夫喪非不祥者乎。以不祥之喪處不祥之兵。禮也。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應化無方。樸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道爲萬侯王若能守。  
抱一。萬物將自賓。賓服從德。

孚佑帝君注曰。首篇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以道不可以道名也。故此章直曰。道常無名。然終於無名。則天下又安知有道乎。是有樸在。不可名而猶可名者也。夫所謂樸者。何性也。性之爲體。寂焉渺焉。則亦似乎小矣。而天下究不得而域之。所謂不敢臣也。彼智者可以慧。使勇者可以力。使藝者可以才。使皆可得而臣之。若樸則有而仍無。無而又有。恍兮惚兮。則亦奚從而臣之。



哉。然雖不可臣而樸則卷之藏於密。放之則可彌六合者也。侯王若能守此樸而不改。則本是以默運潛移。無為成化。萬物皆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乾坤交。以降甘露。一點落。人莫之令而自均。一氣。

和太

又曰。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積而流也。潤於有形而實施於無聲。人君以樸理天下。成於有象而實本於無為。其與天地之降甘露不爽累黍。故物被無聲之露。莫之令而自榮。則民沐無為之化。亦莫之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立法名亦既有。因器夫亦將知止。淡然知止所。

以不殆。知止而後有定。

又曰。始制即所謂樸也。言道本無名而強為名之以樸。則是始制有名矣。夫道既有名。勢必日趨於有。日趨於有。則已與物勢將從風而靡。若水之狂瀾。無所底止。而極意於有。全失夫無矣。失無則失樸矣。故曰。名而無則道隱。名既有矣。則亦當知止。以復歸於無也。誠能知止。將還原反樸。而何殆之有哉。

譬道之在天下。心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在止於善。



又曰更取而譬之道在天下。萬物從而歸之。猶江海無意於衆流。而川谷之水必從而注之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外觀其物。物無其物。自知者明。內觀其心。心無其物。勝人者有力。勇

於道而自勝者強。真積力久

孚佑帝君注曰。智者分別之謂。不知人則是非邪正。將何以辨。是亦已之累德。則知人尙矣。然人若不自知。不自知而徒知人。尤累德也。故知人者。第謂之智。而自知斯謂之明也。猶之恃我勇力以取勝於人。僅可謂之有

力耳。終不若君子尙義不尙勇力。而敬勝義勝以自勝者。斯謂之強焉。

知足者富。安貧樂道。強行者有志。有志者事竟成。不失其所者久。觀其

命基。死而不亡者壽。妄滅照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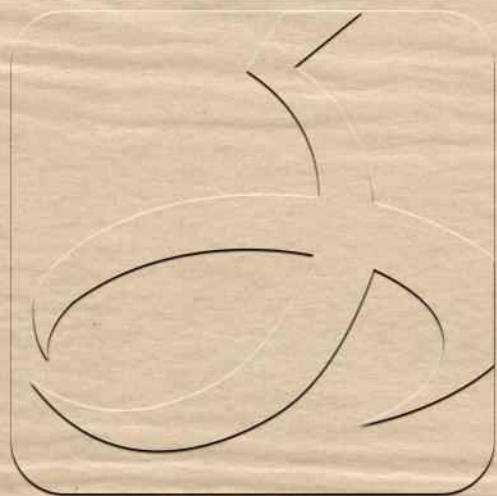
又曰。人情多不知足。得一冀十。得十冀百。得百冀千。得千冀萬。迨強求之。終不可得。失併其得者而轉失之。貪之爲害故也。誠能知足。則不求富而富矣。衛公子荆可風也。人類不能自強。遇艱深卓絕之事。便推諉不敢向前。無志故也。苟能勉強以行仁義。則謂之有志矣。所者





71005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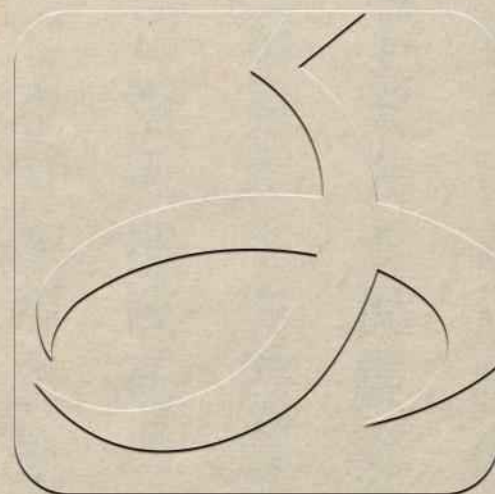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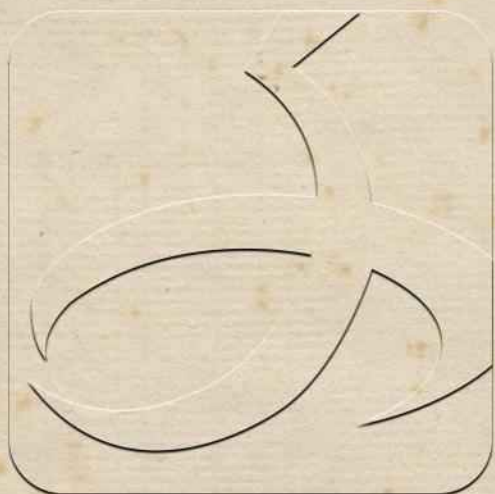
何性也。卽樸也。吾心之所以爲心也。離而去之。無以爲  
心。卽無以爲性。亦卽無以爲生。夫安能久。惟常抱此渾  
樸之物。葆而不失其所。則雖形體或壞。而精英自足。千  
古不亦歷久而弗衰乎。夫體道能歷夫久。則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可以無死。卽或死之。而腐壞者。軀殼。吾之精  
氣神。終未之亡也。譬如蟬之脫殼。蛇之脫蛻。其若死者。  
殼與蛻也。而蟬之爲蟬。蛇之爲蛇。究未嘗亡也。夫旣云  
死矣。而仍不亡。脫殼尸解者。流也。不生亦不滅。是也。非  
壽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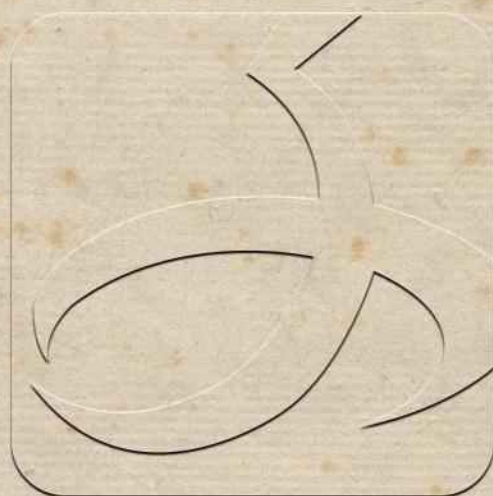


何怪也。四端者。心之所以爲仁也。離而去之。無以爲  
心。卽無以爲性。亦卽無以爲理。夫安能久。惟常抱此渾  
樸之物。葆而守之。夫其所則雖形體或壞而精英自足。千  
古不亦歷久而愈香乎。夫體道能歷去久。則人亦不  
入火不燒。可以無死。即或死。亦而腐壞者。軀殼耳。之精  
氣。神終未之亡也。譬如蛇之脫殼。蛇之脫蛻。其吾死者  
幾與蛻也。而蟬之爲蟬。蛇之爲蛇。究未嘗亡也。夫豈云  
死矣。而仍不亡。脫殼尸解者。流也。不生亦不滅是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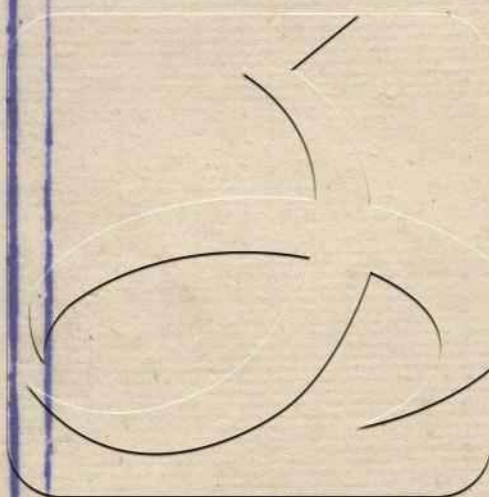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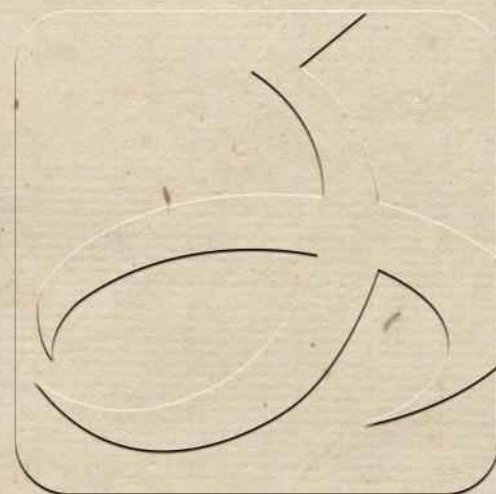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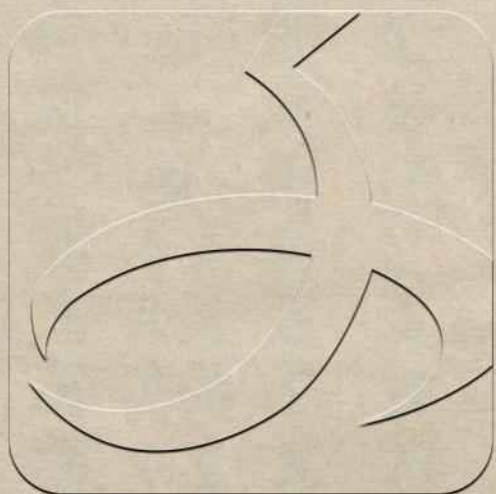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十四

夫知今之不可左也

昔者聖人將以是示之也

然則何以一本而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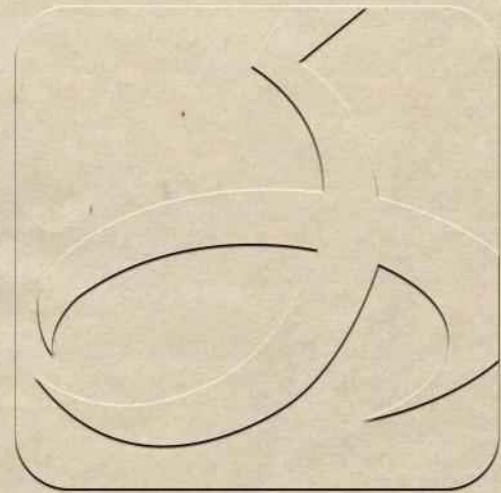
則則以一本而為二

則則以一本而為二

則則以一本而為二

則則以一本而為二

則則以一本而為二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

充滿八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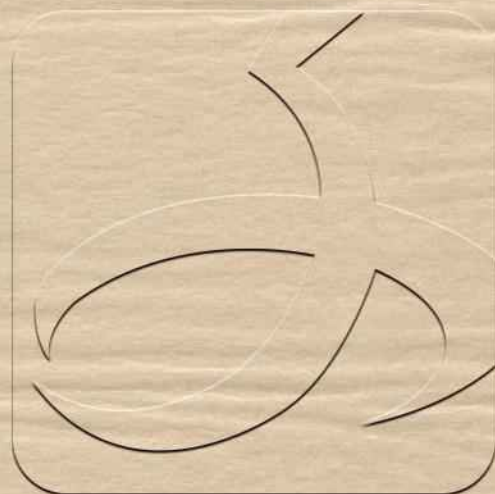
其可左右。

取之逢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藏

孚佑帝君注曰。汜。水中之高也。道立於高。又極於清。衆濁環繞。有似於江之汜。故以是况之。惟道居高而下。視則以一本散爲萬物。而左宜右有。無非道所充滿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功成不名。有實無不免於生。又曰。道可左右。如是其爲萬物之母可知。既爲物母。則物皆恃之以生。母能生物。則母亦任之。而何辭。第道尙虛無。如是生焉。弗辭。勢將日趨於有。而不可道者。可道。





矣。不可名者。可名矣。道固如是乎。而不知功雖成。不名有也。生者自生。道猶是恍惚寂寥而已。彼滯於無者。類辭物而不生。滯於有者。類生物而居功。皆不可以為道。愛養萬物而不為主。道能育物。故常無欲。常守可名於小。忘其所自。語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人能虛心。可名於大。何所不容。聖人終不為大。聖中藏。故能成其大。可量。

又曰。道惟不辭。不有。故於萬物雖愛養之。而不自為主。其不自主者。以湛然無欲故也。惟常無欲。是自居於小矣。道雖不自以為主。而萬物或知而歸之。雖大未云大。

也。惟萬物受其陶鑄。而不知誰氏之力。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是日遷善而究不知有主。皞皞熙熙。大何如也。雖不名大。而大之名必歸之。究之聖人終不敢自以為大也。惟不自以為大。而大實有所難拚。而無容辭者。故曰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允執常靜。天地悉歸。

孚佑帝君注曰。象。道也。大象。即大道也。道本無象。而象以名之。是為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之者。奉持不失言。



奉道以往行之天下可也。

往而不害。

道無鬼神。安平泰。心安性平。性平神泰。

又曰夫往者利害之交也。只求利往而有妨於物。非往之善者也。惟奉道以往而於物各無所害。萬物得所。可謂安矣。萬物洽情。可謂平矣。四方風動。可謂泰矣。非執大象以往而能如是乎。

樂與餌。

從心不踰矩。

過客止。

邪念自絕。

道之出口。

淡而有味。

淡乎其無味。

無味之味。

視之不足見。

道無形。

聽之不足聞。

道無聲。

用之不可既。

道無盡。

又曰道之入人。淪肌浹髓。非徒悅其耳目口體已也。苟第悅其耳目口體。則猶之樂與餌矣。彼作樂以娛耳目。作餌以頤口體。客過之。悅其聲色臭味。未有不從而止。車者。迨樂闋而餌盡。則又終已不顧矣。若道之出口。則淡焉其無味。不若有味之餌也。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不若有聲有色之樂也。而推而用之。擴而往之。則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窮者。道之大何如乎。欲不名之以大象得乎。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一闢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一動

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

若存若亡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舍用是謂微明

得宜

幾微先兆

孚佑帝君注曰喻合也張開也將欲喻則先張之必張

而始能喻也以此推焉將欲弱其兵必先驕其心如晉

文退舍以驕子玉是也強驕也且將欲廢其事必先示

以與將欲奪其地必先與以賄如晉獻賂虞以取虞地

是也以上四者有似管仲孫武之謀曾大道而顧若是

第仲武任術君子任理任術則流於詭譎任理不失其

光大此所謂哲人知幾知幾其神之謂是謂微明者明

之深而微也八之字俱指物言

柔勝剛弱勝強

柔弱常和用剛必敗

又曰齒剛易折舌柔常存聖人之所以欲喻先張欲弱

先強欲廢先興欲奪先與者以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故

也

魚不可脫於淵

心不離乎道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可與立不可與權

又曰魚以水為宮亦依水為勢當其浮沉於淵鼓鬣揚

鬣雖強有力者莫之能勝魚固居剛矣迨脫淵而陸則



失其所恃而生殺一聽乎人不又剛即於柔乎是故聖人無時無處不出於柔而天下之剛者卒莫能勝此大明之終始而國之利器也國之利器惟有道者自喻之而不可出而喻諸人也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無為為道妙而無不為有作是根基

孚佑帝君注曰無為者道也然終於無為則宇內亦安知有道故無為者其體而有為者其用究竟為之而仍無所為故謂之常無為也即謂之無不為也可

侯王若能守

於道

萬物將自化

萬物化而欲作一念

欲起

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

要知真一處當使六川廢

又曰是無為者可卷可放若現若隱或即或離非色非聲冲漠無朕極矣然為侯王者若能守此無為則德運於無形功積於弗知萬物將資焉而自化矣第物化而我不與之俱化斯不失無為之體每見世主因物振興遂亦從風而靡狃於已然冀其未然忘其本然流弊鮮所底止惟當其化而欲作之時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乎有以為者仍是無以為也是之謂無為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知者不天下將

自正。為無為則無不治

又曰夫無名之樸能鎮有為之化。樸其不可欲也耶。然存一欲樸之心則仍趨於有矣。故樸雖美而初不以為美而欲之。要其所謂不欲者無他。直是主靜而已。靜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終。虛無而自然也。靜以無為而凡有皆從此生。天下亦安有不定者哉。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德大無上是以有德。和氣流行下德不失德。德合天地

室是以無德。與道相違

孚佑帝君注曰上德即無為之德也。無為之德雖有以化化生生而究未有心於化之生之。是不自以為德矣。惟不自以為德而化生於其德者無弗歸之。是不德而有德矣。若從事於有為而競競抱德以執之。雖亦利及於物而總滯於有。非德之所以為德也。則謂之無德也可。

上德無為。法道而無以為。無所事下德為之。逐而有以為

迷



又曰上德固無爲矣。然或無爲而有所以。尙不得謂之無爲也。惟無爲而並無所以。則混虛太空。宵冥而不可窮。至於下德。已不免於爲矣。乃爲之而且有所以。是其爲者。乃其所以者也。其所以者。卽其所爲者也。相提並論。何啻霄壤。欲不名以上下得乎。

上仁爲之。

施仁而無以爲。

本無

上義爲之。

以物

而有以爲。

流而忘返

又曰德既分上下矣。豈仁與義獨無有上下乎。曰仁義則下德矣。此而更下。不可言也。第仁義既同於爲。而上

仁何以爲而無爲。上義卽何以爲而有爲耶。曰仁主宅內。義主發外。宅內則慈祥愷惻。運於一心。可以爲之而不見。此仁之所以能無爲也。若發外則因物調劑。稱物平施。利在於爲。固難泯張弛之迹也。此爲之而所以有爲也乎。

上禮爲之。

以禮

而莫之應。

終不

則攘臂而仍之。

自昧其天

又曰由仁義而推之禮。禮更不逮仁義矣。故仁義有爲。禮尤有爲。爲之所以冀物之應也。迨爲之而不應。則更設刑罰以約束之。是強之也。強其可以爲訓哉。仍卽訓



強。

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失仁而後義。

其神失義而後禮。已失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其心已非自然

又曰由此觀之德者道之次也仁者德之次也義次於

仁而禮更次於義故失道而後尚德失德而後居仁失

仁而後由義失義而後制禮後其道德仁義無庸議也

惟是禮則雖與仁義齊名而溯道之源攷德之始揆樸

之賦固無所為禮也自失德失仁義而忠與信皆無復

存於是乎制為禮法以約束萬物而順之則治稍或強

之則離德離心縱使粉飾具文而虛詐日生國不可以

以為國矣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求奇不實愚之倡始

又曰大道本虛虛則空空則靈靈則神聖人玄覽萬物

如鏡之澄澈物來畢照無所用識以識之也世人視止

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聞或億逆微中燭於幾先則

是謂之前識夫前識不亦分道之華乎而道尚樸不尚

華也其自矜為華者予智自雄者也恃其識而不識者



正多。罟獲陷阱。愚我者正難逆睹。故雖曰道之華而實愚之所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還淳返樸。處其實。不居其華。光韜。  
檢故去彼取此。捨妄從真

又曰。道厚於德。德厚於仁。仁厚於義。而禮為最薄。此厚薄之大較也。而道則樸實自明。前識則雖華仍暗。何去何從。大丈夫其必有以處此矣。故曰。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所端有道矣。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

天得一以清。見則太玄。地得一以甯。河海靜默

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真。谷得一以盈。綽然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泰然安國

李佑帝君注曰。道不可名。一則道之名也。而亦即道之體。是一者。天地之樞。鬼神之宗。萬物之祖。帝王之本。人第見天之清。而不知其得清者有此一也。第見地之甯。而不知其得甯者有此一也。至於神則稱靈。谷則能盈。推而及於萬物之生。總皆稟這箇一。而各擅其所有。就是世之侯王亦必得此一。而始可正帥乎天下也。貞訓



正。

其致之一也。至誠天無以清將恐裂。移星地無以甯將恐發。

龍蛇起陸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候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萬物不通

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國家危殆

又曰是一也得之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無弗位無弗

育。即無弗治。反是而無此。一則推而致之。害有不可勝

言者。天無此一而不將裂乎。地無此一而不將發乎。發

即發洩太盡也。神無此一而不將歇乎。谷與萬物無此

一而不將竭與滅乎。更使侯王無此一而享貴高之位。

天下不將由此蹶乎。蹶即詩方蹶之蹶。顛覆也。天地豈

易裂發而為此云云者。甚言一之為貴耳。

故貴以賤為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為基。性者心之本

又曰賤與下俱指道之一言。道非賤也。亦非下也。而恍

惚杳冥無形無聲。不見可貴。不見可崇。則名之曰賤也。

可名之曰下也。可而居貴與高者。實不能舍之。而他歧

違之。而或越也。故貴則以賤為本。高則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此其以賤為本耶。惟道

為身非乎。豈不然哉。



又曰夫以無能名之道而謬名以賤。漫名以下。不亦輕視此道乎。而不知非也。侯王之尊。猶道之大也。而其自稱則以孤寡不穀。自謂然則非有味於此。而以賤為本耶。抑非也耶。

故致數車無車。

混合

不欲碌碌如玉。

不有其有

落落如石。

真然自全

又曰故就其一而推致之。無以生有也。有而終無也。猶之數車者。若輪若蓋。若軫與轄。則歷歷若可數之。而既附之於車。則第見為車而已。不見所為他也。故數車而仍無車。即車之一端。思之可知道。不著意想。不落形迹。

不滯於貴也。亦不淪於賤也。正非如玉之碌碌。止貴而不能賤也。石之落落。止賤而不能貴也。道之一何無方而無體哉。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神一出便收來

弱者道之用。

致柔氣凝

孚佑帝君注曰。反即物極必反之反。亦即反而歸者之反。誠者物之終始。無其始安見有終。而無其終。曷以反始。况無名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反則無名而道無為。不終無為也。故見為反而動。已伏於其間。此反



所以爲動之用。且道無爲則杳渺寂寞。亦云弱矣。而卷之則藏。放之則彌。化化生生。並行不悖。並育不害。皆此無爲者。以有爲也。故曰此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象非有。有生於無。無形未  
又曰。卽此觀之。可見天下之物。皆從有生。無此有安得有萬物。而是有非本有也。俱從無極生來。向無此無則亦安有此有哉。有其可名者也。常道也。無其不可名者也。非常道也。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非耳聞。中士聞道。若存若忘。無處  
雨可下士聞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不笑不足以爲道。百姓  
日用而不知也。只爲太分明。

瑤華帝君注曰。道不可道也。而亦有其可道。不可名也。而亦有其可名。雖可道之可名之。而聞之者卒鮮。卽或聞之。彼且將道其所道。名其所名矣。夫惟上士一聞是道。便知道雖虛無。而實在吾身中。勤勤焉服膺勿失。奉之於胸。卽佩之於身也。降此而中士。則若明若昧。或信或疑。可出可入。道有時存。卽有時亡也。更降而下士。則



不知有道矣。設有詔之以道者。彼且大笑之。以為不足信也。夫笑不幾於畔道也乎。然惟聞之而笑。斯足以為道。不笑不足以為道也。大道非庸流之所能識也。故建言者有之。因理見道

又曰。昔之達人。曾有味於道味。而豎論以建白者。其言歷歷有之。則吾亦樂取而列焉。

明道若昧。

不昧本來

進道若退。

為道日損

夷道若類。

不生分別

又曰。其建言者何。一則曰。以此身而明道。初不自知其明也。雖明而若昧焉。再則曰。以此身而進道。亦不自知

其進也。雖進而若退焉。夷平也。類即等類之類。建言者又曰。道無險阻。亦無奇特。本平也。而以吾之身平。易行去。若皆與眾共知共行。而若類焉。

上德若谷。

包含萬物

大白若辱。

素以為純

廣德若不足。

惟恐不及

建德若

偷。

常懷此念一照一用

質真若渝。

應變無方

又曰。建言者又歷言曰。以此道而形為德。德則上矣。上則實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德也。蓋有如空谷。然以其德而表為白。至潔也。孰克污之。而其心不自以為白也。蓋有若汚辱。然層而累之。德日以廣。廣其不可自據乎。而



其心不自知其廣也。猶若有不足焉。德至於廣。亦云建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建也。尙有若偷憍然。偷訓惰言。德至於廣且建。是非無所藉而能然也。蓋由其天質之真。純一不雜。方能造是境界。是其真質不大可恃乎。而其心不自知其真也。殆有若愚魯然。淪與愚通。

大方無隅。

不露圭角。

大器晚成。

道在萬物先。成於萬物後。

大音希聲。

叩之即應。

象無形。

無所名相。

又曰。德積於身。則此身無弗尊且達矣。建言者。又歷言曰。德備於躬。直方大矣。豈不可以駕馭羣倫而有德者。

不露圭角也。雖大方而無隅焉。隅稜角也。且德備於躬。棟樑之大器也。豈其不可向榮而早發乎。而韜光養晦。必待晚以成焉。徑寸之材。不至於晚。未克蔽日而干霄也。以德而發為聲。秩秩德音。萬物將取則矣。而聽之寂然。猶是大樂之無聲也。蓋龍虎吟嘯。從不輕發。非若蛙蠅之聒聒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未有無象者也。而積而愈斂。不落聲色。沈阿所象。呼蓋太素之質。純白不受采也。

道隱無名。

無所指說。

夫惟道善貸且成。

能化其化。而不化。



又曰凡若此者皆所謂道。而道不可名。是蓋隱而無爲者。而由無爲以趨於有爲。則能推其有餘以貸不足。而萬物賴之。且相與以有成也。道之大何如乎。非上士曷克知之。亦曷克體之。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虛無生一生二。陰陽二生三。陰陽成三生萬物。

三才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背止其後。視聽居前。冲氣以爲和。稟於中和。

瑤華帝君注曰。一者純一不雜不二之謂。所謂太極是也。然當無始之初。並無所謂一。自有道而一始生焉。有

無極斯生太極也。自太極判而爲兩儀。一以生二矣。由兩儀以列三才。則一又生三矣。自三才奠而天生之地。生之。人生之。繁然不可紀數矣。故物生於三。則各稟其血氣。而既負其陰。又抱其陽。陰陽交會。無所爲。知識乖侮。變詐也。渾然寂然。不過冲氣以爲和而已矣。冲即冲漠之中。冲漠之氣。不淪於無。不滯於有。自然而然。非和而何。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偶衆。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爲稱。自處謙柔。又曰孤寡不穀。微詞也。賤且小者也。言性既冲氣以爲



和則可小可賤而無庸高自貴大矣。乃庸衆不識是性而偏惡夫賤且小者。嗟乎何不思之甚乎。彼孤寡不穀之稱。非賤且小者耶。而王公大人曷爲以之自稱耶。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去弱用強或益之而損。推之必還去剛爲柔人之所教。無一亦無二我亦教之。唯道而已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常逢敵亡吾將以爲教。父不善善人之資

又曰。凡此者。蓋以道尙夫損故也。然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則勢必轉而益。迨益之又益。以至於無可益。勢又將轉而損。損益之道。盈虛之道。卽有無之道也。識得

此道。則與衆何好。亦與衆何惡。人教之。吾亦從而教之矣。和光同塵可也。倘舍柔而務剛。是強梁也。強梁者乖侮是居。尙得其死所也乎。故惟是道虛而不盈。無而不有。損而不益。柔而不剛。吾將藉之以爲立教之祖焉。父音甫祖也。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大道虛無有用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勝堅無有入無間。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以有契無

瑤華帝君注曰。堅卽剛也。堅與柔有與無各相對待。故



柔者堅之反。無者有之反。夫人而知之也。而用之則有道。倘不知柔能克堅。而遇剛仍以剛克。其不折而斲者少矣。惟舉至柔者以馳騁乎至堅。則堅既不損。柔亦不靡。何克如之。且或不知無能生有。而以有捍有。其不至紛而亂者鮮矣。惟根至無者以趨夫有。則無不終。無有不終。有而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有無相生。斯稱無間。則可知道。總歸本於無。無為斯以有益也。不言之教。默識潛通無為之益。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天下希及之。民鮮久矣又曰。總之道本立於無形。而非有所作為。運於無聲。而

非有所昭示。而不聲者。若提其耳。不形者。若策其躬。是所謂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也。聖人行之。而天下卒希有及之者矣。中庸謂惟聖者能之。其斯之謂乎。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退身

身與貨孰多。

利多害已

得與亡孰病。

得寵思辱

瑤華帝君注曰。此名字即榮名之名。不作可名之名解。

言榮名雖可慕。而或不自重其身。以弋浮名。是先失其

身。久必並其名。而亦失之。從可知身重而名輕也。故曰

名與身孰親。擁貨以自封。是亦肥身之計。而身之所以



為身者。貴德以潤之。不在貨以豐之也。一失其身。身且不有。安用是貨。故曰。身與貨孰多。貨與名皆非切身之物也。誠能不慕榮名。不殖貨利。而終日只知有道。則道在我而得矣。反是則亡。夫道宜得也。不宜亡也。得之較亡。其孰病乎。有識者可憬然悟矣。

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故。必失其真。知足不辱。大圓。知止不殆。應如。是作。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又曰。世人爭名鬻利。皆愛之一念階之也。苟或注意於一物。而從而爭之。驚之務求而得之。勢必盡其所有而

求之。則不至於大費不已。而多藏以為富者。悖而入。必悖而出。得之多。則攻之眾。欲不至於厚亡。也能乎。夫惟有得即足。足無盡也。知足則有盡。素位而行。苟完苟美。而不忘希。不可必得之遇。夫何辱焉。登高防墜。臨深防陷。急流而勇退焉。哲人所以見幾作也。如是者。謂之知止。知止則不蹈於危殆矣。而尚不可以長久也哉。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勝。其用不敝。韜光。大盈若冲。自默。其用不窮。登虛。

瑤華帝君注曰。天下物之成者。久則未有不敝。而要其



所以敝者以其有成之之迹。爭用之勢流於敝。若道之  
大成。不若此也。雖有成之之形。而無成之之心。常若缺  
焉。亦如其無成。不自滿假。夫何敝。而盈者。天地鬼神之所  
惡也。器盈則覆。不利攸往。惟道有盈之之理。而無盈  
之之心。雖大盈。猶若冲虛。而無物焉。夫虛則靈矣。靈則  
四會而五達。其用亦安有窮乎。  
大直若屈。順道大巧若拙。無大辯若訥。忘言  
又曰。類而推之。曲則能全。不尚直也。任直過則多折。故  
有道者。不自處於直。而委曲周旋之中。禮常若屈。而不

克伸焉。雖屈而直。正大也。至於巧。則初不自以為巧也。  
自以為巧。其巧必勞。故若拙焉。不巧之巧。巧斯大矣。而  
闡揚道德。則需辯。有道者。初不敢自逞其辯也。自逞其  
辯。其辯必窮。故若訥焉。不辯之辯。其辯大矣。  
躁勝寒。清者濁之源。靜勝熱。靜者動之基。清靜為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皆。

又曰。向使成而不缺。盈而不冲。以及直而不能屈。巧而  
不安拙。辯而不欲訥。是猶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矣。  
彼躁能勝寒。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又不能勝寒。偏於



一邊非中道也。一失中則紛紜擾攘全失清靜之體矣。故必清靜以正天下斯為得之。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情歸性却走馬以糞。意馬閑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

生於郊。意馬狂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動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已

逐物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故知足之足常足。鴻鈞賦予不為貧

瑤華帝君注曰。尚書云稼穡艱難。詩雅云稼穡惟寶。則可知稼穡乃有天下者之亟務。而窮兵黷武最足以妨農業。是故有道之世。寓兵於農。屏却戰鬥。田獵而馬無

所用。一時民得三時無害。遂致力以糞田焉。苟或無道。則戎馬生於郊圻。民不聊生。尚何糞田之有。要其戎馬之生。總緣於僉壬敗類。逢君之惡。懸可欲者以相招。而人君不以有天下自足。且必欲得而甘心焉。則其禍患有鮮所底者。故以可欲者誘人。其罪大矣。而不知自足為其所誘。而必欲得之。迨至得禍慘酷。伊誰之咎乎。太上曰禍曰咎。蓋深切以警人也。由是論之。足有何盡。貪得者緣於不知。雖日求足而究不克足。惟知現在處。卽是足。則無入弗得。斯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

潛心知天下

智周萬物

不窺牖

墮肢體黜聰明

見天道

離形去智

其出

彌遠

神遊萬國

其知彌少

心包太虛

瑤華帝君注曰。易之同人。日出門。同人。昌黎伯曰。坐井觀天。斯二說者。均與不出戶。不窺牖之論相左。而太上當日。乃為是說者。為性之渾全而言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道。此一人之心。即千百人之心。即萬億人之心。本是心以運之。四海融於一室。故無庸出戶而知之也。天之道。即人之道。喜怒哀樂陰慘陽舒。恒相配待。人身所

以為一小天地也。川流敦化之德。而即本吾德以德之。則天道瞭在爾室。亦奚俟窺牖而始見乎。世人不知道在目前。而遠以求之。惟其出求之彌遠。則其知道也彌少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鏡當胸

不見而名

寶劍在手

不為而成

不動一毫

又曰。道之渾全。如彼心之光瑩。如此光瑩者。渾全之用也。聖人無方無體。何慮何思。其所知者。不待行而始知。其能名者。不待見而始名。則其所成者。蓋亦無事於為。而為之利已溥矣。惟無為斯以有為。有為未有不自無。



為運之也。無為之為。亦安用出戶而窺牖也哉。

○忘知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百尺竿頭。為道日損。空諸所有。納此一無。損之又損。剝盡

惟實。有以至於無為。恬淡無為而無不為。自然萬化。

瑤華帝君注曰。損益二字。在孔子為經世者說。則取益

而戒損。在太上為出世者說。則取損而忌益。如人或昧

於道本。而逐其末。以學之博。問強識。采實撫華。黽勉既

深。聰明就廣。非不勤且專也。然亦第謂之益而已。苟一

日知道。而去其妄心。收其放性。處處俱從本原上探求。

舍多識而會一貫。若是者。方謂之損。然知其當損。從而

損之。是猶有心於損之也。惟損之又損。以至不自知其

損。則是無心損矣。無心者。即所謂無為也。惟無為而溥

博淵泉。無非道所充塞。則亦無不為也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無心是及其有事。物來斯照。不足以取天

下。棄天下如敝屣。

又曰。道在損而無為。則亦何疑於治天下乎。天下雖至

廣大。天下之人雖極繁多。而將欲取天下之人。從而化

之。使皆從而歸之。則常貴於無事。無事者。潛移默運。而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謂也。若夫張皇補葺。潤色太平。而風卽於浮。情流於僞。天下相率而浮僞之。則亦安克取天下而化之也哉。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以百姓之心爲心。人我之心。善

者吾善之。與我。乃見心中心。各返德善矣。同乎一性。善

吾信之。消息。不信者吾亦信之。誰非德信矣。全其。信者

瑤華帝君注曰。道無心也。道生天。天無心也。天生聖人。豈其獨有心乎。故曰。聖人無常心。無常心者。無成心也。

惟無成心。而卽以百姓之心爲心矣。曷以見其以百姓之心爲心。蓋百姓有善。卽有不善。有信。卽有不信。妍媸美惡之分途也。人類雖分。聖人之心無分。故於善者從而善之。於不善者亦從而善之。善不善在人。而吾所以善之之心。未嘗渝也。德可謂善矣。信不信在人。而吾所以信之之心。未嘗變也。德可謂信矣。德之善。德之信。則亦安用式常心哉。

聖人之在天下。懔懔。毋不爲天下渾其心。忘所。百姓皆注其耳目。一有成心。聖人皆孩之。任其。自然。



又曰聖人雖不以善惡信偽分別人品。而天下之人偏以善不善信不信相挾相攻。紛紛穰穰。迄無甯日。聖人用是憂之。慄慄焉。惴惴焉。惴惴也。為天下渾其心於相忘。在天下之人。方注其耳目。以聆聖人之獎讓。以窺聖人之予奪。而不知聖人之待天下。全無所好。亦全無所惡。如嬰孩之純一無偽。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也。故曰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月圓月缺生之徒十有三。初三生魄十五乃圓死之徒十有三。

十六虧至廿八喪魄人之生。亦如月然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

七數

瑤華帝君注曰。死生亦大矣。而性固無生死也。人出入之。則有生死矣。故能知性以見性。見性以復性。超出乎嗜慾攻取之外。則從此長生。假若昧失本性。離却真性。陷溺恒性。日入乎紛華靡麗之場。則自趨於死地矣。出生入死。其明較也。人能去妄求誠。守真抱樸。此鍊形住世者也。生之徒也。可生之道。十有其三焉。倘或緣情逐境。耽滯於聲色貨利之中。則是徇慾以喪生矣。而謂非



死之徒乎。取死之道亦十有三焉。生死之義明白昭雪。若此而有人既已知夫生之之道及物來誘之遂將素所知者頓忘而徑趨於慾海則其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三焉。夫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三並而為九而性止一性性之數恒少何敵慾數之多乎。

夫何故。人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天地之一氣

又曰是非無因也以庸衆愛生貪生之厚故耳。過於生之厚自必趨於死之途矣。

蓋聞善攝生者。無忿慾陸行不遇兕虎。內省不疚入軍不避甲兵。

何憂何懼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忘我兵無所容其刃。此心自若夫何故。本無生死以其無死地。生死特一氣之聚散

又曰庸衆厚生而不免於死也如是。若所聞善攝生者則不然。善攝生者本無生者也。故在陸而行則不遇兕虎焉。其入軍陣則不避甲兵焉。非不遇兕虎也。兕角無所投之。虎爪無所措之。則有若不遇也。亦非不避甲兵也。兵無所投其刃。則有若不避也。伊何故哉。以聖人本無死地也。聖人何以無死地。以其無生也。不有生亦安。



有死乎。是所謂不生不滅不溺不焚不凋不殘之謂。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元皇德畜之。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

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

妙法元君注曰。道生天地。何況萬物。故凡自無而有者。皆道生之也。第道能生之。不能畜之。於是乎賴德。德者道之所積而流者也。並生並育。非德充周於其中。固難言咸若其性也。道生即常無以觀其妙。德畜即常有以觀其微耳。顧道雖生之。德雖畜之。而必有所附而斯形。

假如天地間無物。亦安所知爲道之生。見爲德之畜乎。故形道之生。形德之畜。皆物也。有物則有勢。凡剛柔之相取。燥溼之異宜。動靜之互根。隱顯之殊途。相推相積而成者。又勢爲之也。物形勢成。此特其末耳。流耳。由末以溯本。從流以探源。則總不離乎道與德也。道之尊何如乎。德之貴何如乎。尊則師保承之。貴則王侯奉之。萬物共稟道德。即莫不共知尊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生成道體。受命於天。

又曰。道德尊貴若是。是豈有大於道德。而從而爵之者。



乎曰非也。此天爵也。子輿氏所云之良貴也。自然而生  
物亦自然而畜物。則亦自然而尊且貴。夫安得從而爵  
之。

故道生之。德畜之。

稟其精含其氣

長之育之。

遂其形字其材

成之熟之。

權其

成量

養之覆之。

作其和護其傷

生而不有。

內無其心

為而不恃。

外無其形長

而不宰。

遠無其物

是謂立德。

合道

又曰道之自然。若此。則本自然以及物。而或從而生之。  
或從而畜之。或從而長之。或從而育之。以至於成且熟  
也。養且覆也。似皆出於有心。而道固無為也。無為則無

心而成化矣。雖生之而不自以為有也。不有則不恃為  
一。如其無為。於以長立萬物之上。全不自謂有宰制之  
能。如是者。欲不謂之立德能乎。蓋德介有無之間。雖形  
未形。不可名。無亦不可名。有是德而立者也。德至矣。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道生一。

以為天下母。

一生二。

妙法元君注曰。始即無名。天下之始。無極也。自無極而  
太極。無不終。無而有矣。有非即有名。萬物之母乎。惟母  
能生萬物。然不有箇始。母從何有。故曰天下有始。方以



為天下之母也。

既得其母。二生以知其子。三生既知其子。夫物復守其母

各復歸沒身不殆。常存

又曰子者母之所生也。天下未有無母之子。道生萬物。

則得萬物之母矣。得其母則凡充滿於宇宙者皆道生

之子也。以母知子何事推求。第子母有相顧之義。倘子

日逐於馳騁而全缺定省溫清之道。雖得箇爵祿以

榮親而母之精神念慮已隨其子消耗無幾。勢不將淪

於殆乎。彼滯於有而不復反於無者。何以異是。故曰既

得其子則必仍完守其母。方不至殆厥終身也。

塞其兌。寡言閉其門。收視終身不勤。不勞開其兌。內境濟

其事。外境終身不救。永絕

又曰兌者悅也。門即理欲之門。言母既當守如是則當

從事於淡泊清靜而無所用其滋擾矣。天下紛紜類起

於心之多悅而理欲之交不克貞耳。惟塞其悅之之心。

閉其理欲之門。相與於無相與。則終身克全於道而不

勞。是為不勤。反是而不惟塞之轉以開之。不惟閉之反

以濟之。將攻取日深。陷溺日甚。既失其母。並害其子。此



其人之終身尚可以救援也乎

見小曰明

虛中則明

守柔曰強

剛中則強

用其光

照耀金庭

復歸其明

聖日

聖無遺身殃

心無一塵

是謂襲常

直下承當

又曰恒情每重小而輕小而不知小即大之階涓涓不

除遂成江海炎炎不滅遂至燎原是皆忽小之明徵也

塞而閉之是以其所見之真謹而守之尚不謂之明乎

凡事退後視有如無而絕不與物爭得失其柔甚矣然

惟柔斯能不做不做而尚不謂之強乎人生耳之能聽

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味皆所謂光也以神運之

不以欲滯之便謂之川其光聖人塞兌閉門非全絕意

於物第以神運之凡其光而已矣雖用其光又不欲使

光之盡洩也仍聚其精以還本明之體如知子守母之

謂故能復歸其明而不使少有滲漏以遺身殃如是則

不溺不焚不凋不殘而得以常生常明相續而不絕矣

襲訓續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

未舉先覺

行於大道

一念而已

惟施是畏

一理而已

妙法元君注曰夫道無為則無所為知即無所為行雖



無知而知自存。雖無行而行自在。則亦不言而物化焉。  
 介猶忽也。言使我忽然有知於道。而以所知見之於行。  
 則設施建立。非不卓卓可觀。而民之望其治者。已莫不  
 心乎惕惕矣。所謂善政。民畏之是也。  
 大道甚夷。周道而民好徑。思無邪。  
 又曰。此民字。作人字解。夷。平易也。言大道本至平。易平  
 則不嫌於迂濶。百年莫殫。累世莫盡可也。而人情驚於  
 近功。欲速以求有濟。則不惜闢徑以圖之矣。夫好徑而  
 期欲速。其流弊尚有窮乎。

朝甚除。

心欲正。

田甚蕪。

性要明。

倉甚虛。

神要靈。

服文綬。

黃庭內人服錦衣。

帶利劍。

執劍百丈舞錦幡。

厭飲食。

何不食黍太和精。

財貨有餘。

但得歸復法金寶積。

如是謂盜竿。

其盜機也。

非道也哉。

於道何有。

又曰。有如賢良在位。朝則以之欲速。勢必聽譖諂而疏  
 賢良。善人其盡除矣。深耕易耨。田則以之欲速。勢必  
 苗助長而田反荒蕪。不治矣。陳陳相因。倉則以之欲速。  
 勢必急功趨利。耗竭盈儲。而倉反空虛。無有矣。凡若此  
 者。皆好徑之害也。由是以推。則凡為人上者。總當黜華  
 崇實。端本舍末。如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可也。若好



服文綵喜帶利劍貪饕飲食擁財貨以自封則是盜之  
竿而已夫竿樂器之長所以聲樂者也竿作而衆音皆  
作人君以盜倡使民亦以盜和何以異此是所謂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如是而尚不謂盜竿乎哉甚訓盡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常有

妙法元君注曰。創建非常以明百世之基。乃未幾而建  
者或從而拔之。夫何故。建未善也。攀援鞏固。以為依附  
之資。乃未幾而抱者或從而脫之。抱未善也。及身弗支。

而何況於孫子。夫惟本道以立基址。善建矣。本德以為  
依據。善抱矣。不惟不拔不脫。而世世守之。子孫於以相  
繼而不輟也。豈不信乎。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築基鍊精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鍊精還氣修之  
於鄉。其德乃長。鍊氣還神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鍊神還虛修之於天  
下。其德乃普。鍊虛合道

又曰。由是推之。善建善抱。總不外修其德而已矣。德修  
於身。則德乃真矣。德修於家。則德乃餘矣。德修於鄉。則  
德乃長矣。更進而修於邦。修於天下。其德有不豐且普



乎。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也。

故以身觀身。心中以家觀家。性中以鄉觀鄉。神中以邦觀

邦。道中以天下觀天下。無中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不無中無

以此。反求諸身

又曰。此字指身言。以身觀身。此身同此德同也。以家觀

家。此家同此德同也。以鄉觀鄉。以邦觀邦。此鄉同此邦

同。此德同也。夫家鄉與國既皆可以執此例。彼豈天下

獨不可以觀天下乎。天下至廣也。吾何以觀之哉。曰。卽

以此身而知之也。以天下觀天下。猶以身觀身也。豈身

可以觀身。而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大還

妙法元君注曰。厚卽純一無偽之謂。赤子知識未開。渾

然在抱。秉厚無踰於此。而體道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道自無爲。我白無心。其含此厚德。默運潛行。蓋有如赤

子焉。

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

又曰。天下禍患之來。非無自也。總緣人有以召之。如逐



於有為涉境多則戕賊以嘗試者亦多。而或毒蟲螫之。猛獸據之。攫鳥搏之。皆勢所必至者也。若含德厚則我且無為。無為而災害奚至。則可不慮夫毒蟲猛獸攫鳥也矣。矇作矇音吸也。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全精之至也。

冥杳

又曰。且含厚而比於赤子。更自有說。赤子之骨弱也。其筋亦最柔也。而所握則常堅固。而不易開。當是時冥然無知。寂然靜動。不知有牝焉。知有牡。即又焉知牝牡之

有哈。然雖不知而其峻作矣。是峻也。與形俱來。有根於無者也。是先天之所秉。乃精之至者也。含德厚者可援此例之峻。音裴。赤子之陰也。

終日號而嗌不嗌。性和之至也

又曰。氣傷於不和。過號即必嗌。赤子不然。雖終日號啼。而其嗌固未見有啞。是非赤子之能不啞也。謂其雖號而不傷氣和之至也。氣和則腹安從生。而又何疑於含德厚者耶。

知和曰常。常寂知常曰明。慧光益生曰祥。靈源



又曰由是以觀則和為貴矣。和即所謂柔也。物也。即所謂無聲無形之物也。人特患其不知耳。誠知之則道在是。德亦在是。而常為道德之人。不失常存之理。時時奉而守之。則始自明誠者。久且誠則明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苟或既不知和。又不知常。而益以生之。夫大道無生。安用益生。益之則反賊之矣。欲免於祥也得乎。祥訓妖猶亂訓治也。

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則老。人欲謂之不道。太盛。喪亂不道早已。真不立。妄不空。

又曰以知和則心靜。心靜則氣常柔。反是而使之。則氣妄作而肆。是謂之強梁也。且強梁用壯。剛過易折。即或不折亦必易敝。幾見自古英雄常留天壤也耶。故用壯而老皆非。守柔守虛無名無為之道。是所謂不道也。不道之事。何不當早已也哉。已止也息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默言者不知。口頭塞其兌。內閉其門。外挫其銳。無解其紛。持和其光。慧同其塵。離是謂玄同。貫。妙法元君注曰。道可言傳。亦不可以言傳。其可以言傳



者迹也。散殊也。不可以言傳者。體也。一本也。是惟知者。識得道之來龍。無始無名。而從無始而始。無名而名。總可以默守之。故常不輕言。夫道若垢。一。二。三。座拂塵。鑿鑿大言。謬自以為知道。而不知者固已多矣。此兌字指口言。與上不同。而門指喉舌言。亦與上異。言道在無言。是必塞止其口。而閉其出納之門。挫其輕躁之銳氣。解其纏結之紛紜。而有光不耀。用是和之。雖塵弗避。用是同之。若是者可謂同矣。而塞與閉。挫與解。和與同。皆運於自然。而無心以出之。所謂玄也。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

釋迦參禪未已。

亦不可得而疎。

太上學道未濃。

不可得而

利。

伏羲究易未了。

亦不可得而害。

孔子夢奠方終。

不可得而貴。

道者心體。

亦不

可得而賤。

心者道用。

故為天下貴。

一切皆盡真當獨存。

又曰。事之操於人者。人得主之。而我不為政。孟子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也。若知道而默。抱道而處。則人不得親之。夫親極必疎。既不得親。則亦安從而疎之。耶。推之於利害貴賤。均無弗然。此道之所以不落聲色。不著形象。渾渾噩噩。為今古之重寶。而見貴於天下也。乎。



○清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神以奇用兵。明以無事取天下。了

妙法元君注曰。事出於平。易者為正。出於權術者為奇。而出於無心為無事。故撫國不事張皇。不矜振作。而與民共者。同此庸常。使盡人能知能行。則是以正治之矣。而準此以用兵。則勢有不能。欲不以權術行之。未克濟事故。曰以奇用兵。而欲胥天下從而化之。使皆歸向於我。正不貴乎。要結招徠。以有事也。默化潛移而已。故曰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得天下多忌諱。居移氣而民彌貧

此心民多利器。念念伏躍國家滋昏。此性人多伎巧。性靜奇物

易失滋起。心動神疲法令滋彰。以心盜賊多有愈熾

又曰。以正以奇。以無事斯三者。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言。即以此道而知之也。倘一出於有事。則無論紛更多端。即所為忌諱之事。正復不少。上多忌諱。則爭言祥瑞。惡聞災稜。而閭閻疾苦。壅於上聞。民欲不貧。也能乎利。器即權術也。上好粉飾太平。則實直鮮所投合。而人爭以權術償之。久之。君日以驕。臣日以諂。上下相蒙。而國



家欲不至於昏亂也得乎。由是而遞降焉。人多技巧。猶其有權術也。夫技巧曲藝之事。似於國有利無害。而不知一尚技巧。則凡可矜可怪之物。羣爭搆之。尤而效之。而奇物滋起矣。更由是而下焉。文網日密。爰書日甚。法令滋擾。使下民手足均無所措。則賦黃鳥鴻雁者。其不相率而為盜賊也幾希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不尚權謀

我好靜而民自正。

不用利器

我無事而民自富。

不貴奇貨

我無欲而民自樸。

身修國治

又曰。凡若此者。皆有事以致之也。若準無始之道。以致

治。夫何有斯弊哉。聖人知其然也。而自準無為以立其本根。無為則靜而少事。而莅躬行己。全然無欲。則民或從而化之。或從而正之。而以務本業。不趨浮偽。其富也必矣。質直好義。承上意旨。其樸也必矣。夫有事積弊。若彼無事。獲效若此。則亦何憚而不無為。讓聖人以獨至哉。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昏默

其民醇醇。

渾厚

其政察察。

明見秋毫

其民缺缺。

日以疎薄

禍兮福之所倚。

損者益也

福兮禍之所伏。

禍福無門惟心所召

孰知其極。



無有其無正耶。道無正復為奇。心不善復為妖。不可人之

迷。味其其日固久。無始以來。

妙法元君注曰。道尚渾厚。不尚精明。惟渾厚者無為。無為而民自化。一涉精明。則有為矣。有為則缺陷者必多。故其政悶悶者。其民必醇醇也。其政察察者。其民必缺缺也。且從事於有為者。不過欲獲福而免禍耳。而不知禍福雖是兩端。實則一事。當其有禍而福已倚於其中矣。當其有福而禍已伏於其內矣。禍福相乘。罔所止極。而昏昏者卒弗知之。豈天下竟是一禍福之天下而無

大道以正之耶。要之正不終正。正之復流而為奇善。不終善。善之復返而為妖。人之迷弗悟者。只知有福而不知禍已隨之。只知有正與善而不知奇與妖已隨之。嗚呼。其蔽錮為日固已久矣。正復之正。即上以正治國之正。善即祥瑞之祥。不作善字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通。廉而不剝。靜。直而不肆。中。光而不耀。虛。

又曰。凡物方者必割。廉者必剝。直者必肆。光者必耀。惟聖人於無極而有有極。而無之理。識得十分透亮。知極



者必有返時。故方而不至於割。廉而不至於劓。直而不至於肆。光而不至於耀。歸本於無。注德於柔。守貞抱璞。而超出乎禍福奇正妖祥之外。省却多少經營煩惱。何等安閒而從容以中道也。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

存心養性莫若嗇。

以天理勝人欲。

夫惟嗇。

儉從約易從簡。

是謂早服。

先得此理。

早服謂之重積德。

有所操持。

重積德則無不尅。

復禮克己。

無不

尅則莫知其極。

無所不用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靜極見真種。

有國

之母。

真一。

可以長久。

神與道存。

妙法元君注曰。嗇簡也。柔也。虛而無也。世之治人者必

從事於鋪張事人者必致力於昭格。往往紛更滋擾而

不知治人事天。總莫若以嗇處之。蓋人之心卽我之心。

以我之心治人。是以心治心也。我之心卽天之心。以我

之心事天。是以心卽心也。而運於無形。不見作爲之迹。

嗇之至矣。下民化之。卽根於其嗇而來。是其輪服固已

久矣。非早服而何。早服上之重積德以致之也。德卽所

謂嗇言。重積德則德之所運風流而令行。無弗尅而治

之。尅訓治。旣無弗治則莫知其極矣。莫知其極則德偏



羣黎不事聲教而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尚不可以有國也。耶。弟有國必得其母。有國之母。嗇也。柔也。虛也。無也。是即不可名之道也。以道治天下。是以母育天下也。而尚不享祚於長久也哉。

是謂深根固蒂。

深息固精

長生久視之道。

虛空消殞道炁常存

又曰。凡物根不深者則易撥。蒂不固者則易敗。若本道以治之道之入人深者。蓋固結而不可解矣。是之謂深根固蒂。而不惟治國且能長生。壽已以壽人。壽人以壽世。於以悠久而博厚。博厚而高明也。倘所謂長生久視之道非耶。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

虛生明空生慧

若烹小鮮。

治心亦易

以道蒞天下。

道不遠在身中

其鬼

不神。

陰魔俛首

妙法元君注曰。此二語於孔子武城之說相反。適所以

相成。割雞焉用牛刀。言小邑不必以大道治之。此言治

大國若烹小鮮。言不知烹小鮮之法。則不可以治大國

也。此何以說曰。治大國不可煩。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鮮

者易爛。煩則政治多擾。夫是以取譬而喻。世之所以重



鬼神奇鬼神者以鬼陰之靈神陽之靈幽明胥待命焉  
 若以道治天下則聚精於至精之中秉靈於至靈之始  
 無精也而有精無靈也而有靈此其洞洞屬屬神為何  
 如彼鬼亦第安於不識不知之天無所用其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幻盡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  
 傷人心境夫惟兩不相傷俱外故德交歸焉道德  
 又曰世人所以重鬼之神者以其能傷人也若以道治  
 天下鬼神聽命則非惟鬼不傷人其神亦且相圍於大  
 道而不致傷人矣是非神之不傷人也良以聖人治本

於嗇守要於柔心而無心為而無為與天下渾渾悶悶  
 全無作為以害之是能不傷人矣聖人不傷人而謂神忍  
 傷人乎是之謂兩不相傷矣而神不傷人總由於聖不  
 傷人以致之聖人之德何如也天下德之從而歸之且  
 以德神歸神者亦併而總之歸之是交相歸也故曰交  
 歸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天下之牝衆剛牝常以  
 靜勝牡靜為躁君以靜為下無爭



光垣帝君注曰。自來任世者。動曰必爭上流。而不知上極必下。迨上而下。下不可為矣。太上則教人。以下自居。而有國者。尤當下也。故篇首即曰。大國者下流。蓋國大則人歸之者衆。猶水下則就之者多。是大國本擅下流之勢。而撫國者。又能屏却驕盈。安處恬淡。無侈大無張皇。冲而守之。抑而持之。則是願處於下流矣。所以然者。天下酬應之交。尚柔而不尚壯。天下之牝皆性生於柔者也。人而涉世接物。以柔自處。正不殊於牝也。蓋牝之柔。緣於靜。牡則好動而不能靜。此牝之勝牡。端在於靜。

而靜非他也。冲也。抑也。即所謂下也。人不知下。豈其不知靜乎。故曰。以靜為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容則取小國。靜小國以下大國。處則取大國。存理。

又曰。是下也。保國之良策也。大國小國。均不可離者也。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服之。湯事葛。文事昆夷。是也。小國而下大國。則能取大國之心而悅之。勾踐事吳。太王事獯鬻。是也。

故或下以取。小必或下而取。大必歸太納小。



又曰凡若此者或本此下以取人。或守此下而見取於人。可知柔能克剛。柔之極正剛之極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神者萬物之靈。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心者大國之源。

夫兩者。

即心是道。

各得其所。

自當其分。

故大者宜為下。

除垢止觀。

道之源。

又曰且大國沃野廣饒。帶甲千萬。他何所欲。不過欲四

海歸心。而同在吾胞與之內。兼畜之已耳。小國截長補

短。方五六十。他何所欲。不過欲撫我愛我。吾甯入而臣

妾之。謹事之已耳。大國欲之。小國歸之。小國欲之。大國

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矣。而得其所。欲者非有他術

也。中也抑也下也。撫大國者亦何憚而不平也哉。故曰

大者宜為下。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造化玄微。

善人之寶。

一點真金源流天造。

不善人之所保。

人各有心。

美言可以市。

異語能說。

尊行可以加人。

力行近仁。

人之不

善味道。何棄之有。

光垣帝君注曰。天地間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可以範圍

乎人者。固自甚多。然特其門堂已耳。非奧也。惟道介有

無之間。不絕聞見。而究不落聲色。則是幽深而玄遠。方



可云萬物之與也。善人性而有之。如驪龍領下之珠。本目生成。非寶而何。若不善人有而失之。然苟能尋踪覓跡。取已失者求而得之。約而守之。亦未嘗不可以束身於寡過。是非其所恃以保者乎。夫善者寶之。不善者保之。則是道公共之道也。本道而發為美言。可以為市於世。奉道而遵行之。亦可加之於人。胥天下而化之。在良材固成大器。卽樁者亦不至棄於無用也。道不遠人人之不善。夫何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

心君

置三公。

神氣精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世之所貴

坐進此道。

我之所寶

又曰。道之可寶如是。則凡智愚貴賤。均以道為楷模。是雖貴如天子。尊如三公。駟馬盈朝。拱壁炫采。而擁彼靡麗。無裨於身心也。何如日進於道。日達於上乎。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完我不曰求以得。

求則有罪以

免耶。純一故為天下貴。

用和為貴。道斯為美。

又曰。是道也。非始重於今。而從古貴之者也。從古之所貴此道。維何不曰求則得之。而凡有罪之物。可以汚



我者悉從而免之耶。天下患在不可得與不可免耳。而今則得之免之道之可寶何如乎。故曰為天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

不優其心。

事無事。

不鑿其性。

味無味。

不驚其神。

大小多少。

縱橫順逆。

怨以德。

無咎修行。

光垣帝君注曰。大道原麗於無。無即道之原也。人惟趨於妄斯攻取多而作為起。道則不然。苟能深味乎此。則不必從事於為。無為可也。不必致營乎事。無事可也。亦不必備嘗乎味。無味可也。本此無以立體。則任彼大小。

多少而總以無為處之。雖極之於所怨。而物有致怨之事。我無蓄怨之心。不可見怨。怨亦何報。迨至渾忘我。仍以德待之。是所謂無怨也。而無怨實根於道之無也。

圖難於其易。

抱。

為大於其細。

執。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仁者先難。

而後。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積精累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自聖。

故能成其大。

虛空。

夫輕諾必寡信。

易得易失。

多易必。

多難。

大迷之下。

是以聖人猶難之。

不可說破。

故終無難。

欲其自得。

又曰。人倘不識無為之道。則必從事於為。而為於其難者。遂致輕夫。易為於其大者。遂致忽夫。細矣。而不知易。



者難之引也。細者大之階也。故圖難則必於其易者先圖之。為太則必於其細者先為之。由易而難。斯不難矣。由細而大。斯不大矣。天下之難事。大事皆未有不從易與細。以致力也。夫大事既作於細。則第求其細可矣。聖人知之所以終不為大也。不為大而大自在。其不成者幾希矣。推之易言與輕為。似若兩途。實同一轍。彼輕諾者。易言之故也。而已信之寡矣。輕為者。視事一切皆易。而正惟多易。其跋前疐後者。難正不少。是以聖人雖由細以幾於大。而此心惴惴。憂乎其難。蓋臨事而懼之衷也。究之慎終如始。固無入弗得矣。夫何難之有哉。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安靜自得其未兆。易謀。臨事謀始其脆。易破。防危慮險其微。易散。道心惟微為之於未有。未發之中治之於未亂。發皆中節

光垣帝君注曰。安者無事之時。暇豫之居。諸也。而安每即於危者。以人恃其安而放之。故安不終安。要之其安原我所應獲。是在於守而持之耳。持之固自易也。事機已露。每難圖維。當其未兆。尚在寂感之交。於此致力謀孔易矣。譬之於物質。久而堅。急難攻。錯若當其脆。破可



立致何易如之。而積重者難返。勢大者難圖。當其微未  
至於重且大也。從而散之。夫亦易易。所謂先事之圖。必  
在幾先之哲也。故爲之於未有者。尙無所有也。清其源  
也。上也。治之於未亂者。已有而未亂也。塞其流也。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登高自卑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行遠自邇爲者敗之。道不可窮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  
聖人無爲故無敗。與道合一無執故無失。與神合無  
千古不朽又曰。聖人之所以致防於未然者。以小宜謹而微宜慎  
也。蓋小者大之基。微者顯之機。維彼合抱之木。不始於

毫末之萌蘖乎。九層之臺。不始於累土之逐加乎。千里  
之行。不始於足下之步趨乎。夫小必大。微必顯。近必遠  
也。歷歷如是。則是未兆之先。無所庸其滋擾矣。而逞妄  
以爲之者。必至於敗。膠執以自信者。必至於失。聖人則  
不若此也。知道在於無。而卽以無爲安之。以無執化之。  
夫何敗與失之有。故曰。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於始慎終於始。則  
無敗事。初心不昧永無危殆。  
又曰。彼聖人之無爲無執。不可望之於凡民也。彼民罔



於習染蔽於聰明。狃於僞妄。其從事也。每於事幾之已成。而始加圖謀。究之勢已逼近。雖極力挽回。不克旋轉。每十無以救其一。此敗之所由類然。而要之人情多致。謹於始。而於終則疎忽之。若果能慎終於始。先後一致。亦胡至以敗事聞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不貴。難得之貨。尊德樂道。學不學。人之所不復。衆人之所過。反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而不為。

惟獨戒懼

又曰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衆人有欲。聖人不諱言欲。

而不欲之欲。乃其欲也。夫以不欲為欲。亦安貴難得之貨也乎。衆人有學。聖人不諱言學。而不學之學。乃其學也。夫以不學為學。尚不可以轉衆人之過而免之也乎。復轉也。夫其所以不欲不學者。道尚自然。正無事乎欲與學也。萬物皆稟是自然之道。而即以無欲無學者輔之。而弗敢為焉。此聖人之以無為立隆於天下萬世也。夫。

○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

在明將以愚之。不使其有知。



光垣帝君注曰三皇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均號先覺先  
知惟先覺則以所覺者覺人惟先知則以所知者知人  
總欲使民歸於明而已矣究之於道無涉也道在於無  
為也故古之善為道者不欲使民趨於明將以愚之使  
民常安於無知無覺之中庶幾偽妄不作而渾渾噩噩  
我得端居而默拱矣

民之難治心以其智多動則易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有念

又曰上古之世無懷葛天民風何等淳厚何等渾樸御  
世者不煩而自就理三代以下世風澆薄人情洶偽蓋

苦於難治久矣而要其難治之由實緣於多智智則講  
張為幻奸究叢生而文網雖密不足以羅之矣夫民既  
以智而難治則智其當絕也明矣尚可以智為之倡乎  
苟以智治之則不惟不愛國且害國矣非國之賊而何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若愚行為  
世能知楷式抱虛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愈求愈遠  
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為侶乃至於大順逆行順化

又曰誠不以智治國則渾淪無為國之福也彼以智則  
賊國不以智則福國知斯二者尚不可以為楷式也乎



要之楷式非他無爲之德也。玄也。夫德謂之玄則至深矣。至遠矣。與物相反矣。何言之。世人尙智。聖人尙玄。反而用之者也。尙智則徇欲妄理而多逆。尙玄則默運潛移而自化。順之至也。故曰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必爲萬法之王。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故能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必以言下之。示之。欲先民。使契必以身後之。能忘其心。以無乎道。光垣帝君注曰。江海巨津也。而百谷朝之。以其王也。要

其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勢處於下。衆流歸之。書曰。江漢朝宗於海。非善下而能王若是乎。聖人有悟於江海。知人之不可據上也。而必以言下於人。其下愈卑。而下者上之。已高不可仰。知人之不可漫先也。而以其身後之。其後彌遠。而後者先之。已軼不可追。究之聖人非有意於下之後之也。道本如是。則其居上與先者。固卽存於下之後之中也。道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中心悅。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然無礙

又曰第上矣先矣。而居上者勢患重民。居先者勢患害民。聖人雖上而不自尊貴。何重於民。故民亦不苦其重。雖居先而不自謂無前。故不害民。而民亦不受其害。於是乎翕然歸之。羣焉戴之。其推以為有道。而絕無厭棄之心。悅而誠服。莫敢不享上矣。而要其不上而下不先。而後皆此不爭之心。與天下相忘故也。語云仁者無敵。聖人既不自處於爭。則凡爭者不惟不忍與之爭。且不能與之爭矣。此道之所以貴下與後。而聖人則之者也。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惟道獨尊。似不肖。如夫惟太。故似不肖。無可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可比更小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之至太者。莫道若矣。聖人奉道。以為依歸。則天下之至大者。亦莫聖人若矣。世人大道。則亦因大聖人。故皆謂之大。然雖謂之大。而竊疑其渾漠相處。絕不見有震動恪恭。若一無所肖者然。故雖大之。而又以為似不肖也。夫既大之。而又不肖之。亦何畸輕畸重之若此耶。然無足怪也。不肖始大。大實似無可肖。



也故曰惟大似不肖。若肖矣。而於禮樂刑政之間。斤斤以求合。沾沾以急功。則是驩虞雜霸之爲。蓋渺乎其細久矣。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道本可離

一曰慈。

專氣如嬰

二曰儉。

寡慾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退藏自牧

夫慈故能勇。

其力大

儉故能廣。

其量深

不敢爲天下先。

廣心

故能成器長。

又曰夫聖人之所以太而不落聲色者。以其有三寶故也。持此寶而重之。則揮絃就理。何事作爲。是卽王天下三重之謂。二者何。一曰慈慈忍也。謂慈忍而斂也。其二

曰儉。儉約也。儉約而不敢肆也。三則曰不敢爲天下先。卽以身後人之證也。人特患失此三寶而不能慈且儉。以先人耳。果能慈忍而有濟。則以有守發爲有爲。勇何如也。果能儉約以自斂。則能發必自能收。廣何如也。果能不敢爲天下先。則後人者必居其前。不以力強而強。固已多矣。是渾樸之器也。卽大成之器也。成是器而與天長存可矣。

今捨慈且勇。逐捨儉且廣。貪捨後且先。急欲死矣。不見夫慈以戰則勝。無敵以守則固。靜以天將救之。惟德以慈衛。

矣。



之。守位曰仁。

又曰聖人三寶若是。今或從而反之。捨慈以就勇也。捨儉以就廣也。捨後以就先也。是三者皆有取死之理。其不入於死者幾希。今且就慈一端言之。小不忍者亂大謀。臨事懼者无祇悔。慈忍則不敢輕敵而量敵。故以戰則必致勝。且慈忍則必內謀之密。外謀之周。而敵乘無隙。守何固也。蓋是慈也。天所與也。天將救人於塗炭之中。恒開廣聖心之慈。以為斯民之衛。乃聖既衛民而破其慈者。亦從而衛之。慈之可寶何如也。而儉與不先可

例推矣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慈和

善戰者不怒。

寬泰

善勝敵者不爭。

安穩

人者為下。

小心翼翼

光垣帝君注曰。士戰士也。行列之中。以怯為勝。惟能怯斯以勝敵。而不恃夫。趙趙桓桓之武也。善戰者以義制兵。可進則進。不注於進。可殺則殺。不注於殺。而無所用其怒。而善勝敵者。恒以兵為不得已之為。雖戰而有矜心。初無所尚其爭也。至於用人之善。亦初無他術也。冲



而抑之約而斂之善下而已。

是謂不爭之德。好是是謂用人之德。天理是謂配天。高古

之極。乃明

又曰言此不武不怒不爭而善下也。皆德也。德而不自有其力者也。德烏在。是即不爭之謂也。而不自有其力。則且以用人之力矣。渾渾而蕩蕩。噩噩而巍巍。是尚不可以配天。而與古為徒。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哉。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託已設義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任他為主。不敢進寸

而退尺。

分寸之間。進退火候。

是謂行無行。

莫慘於志。鏖鏘為下。

攘無臂。

不得已而後起。

仍無敵。

一陣交鋒。定太平。

執無兵。

兩枝慧劍。埋真土。

光垣帝君注曰。道德尊經八十有一篇。其言兵者數篇。

非好談兵也。所以甚惡用兵而垂戒也。此篇通體雖是

說兵。實以喻道。讀者勿以文害辭。辭害義也。用兵有言

猶云古之用兵者。曾有是說。主則制敵之謂。客則應敵

之謂。制敵則尚武尚爭。應敵則不過敷衍應酬。期無敗

覆而已。故善戰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進寸則其進無

幾而已。居然進矣。若退尺則退之惟恐不遠者。也不主



而客不進而退。皆所謂守柔守虛而無或強與實矣。凡軍行者必有行列而攘臂以爭之。因敵以仍之。持兵以執之。若為客與為退。則不陣而行之。如無行也。不爭而攘之。如無臂也。不戰而仍之。如無敵也。不勇而執之。如無兵也。退而為客。其知道乎。仍就也。詩云。仍執醜虜。是也。

禍莫大於輕敵。守城野戰要防危輕敵則幾喪吾寶。恐喪吾家故

抗兵相加。縱橫順逆沒遮欄哀者勝矣。飲酒戴花鬼神哭

又曰。由此觀之。兵者禍也。用兵而輕敵。尤禍之禍也。故

禍莫大於輕敵。一輕敵幾喪失吾寶矣。寶即上篇三寶之寶。如是而奈何。獨恃力以尚強乎。故當抗兵相加之時。能時切哀矜之心者。方為愛人之至。而不欲勝人。當制勝矣。誠即用兵之道。以悟立身之道。道不遠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惟心甚易行惟道天下莫能知。不知莫能行而己。而已大道。不知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平近淺淡之處。即精深微妙之所存。道本平近淺淡者也。以此道而發為言。吾言甚易知。



以此道而見諸事。吾事甚易行耳。易知則宜盡人能知矣。易行則宜盡人能行矣。而天下卒莫能知與行者。何哉。以平近淺淡之不足知。不足行故也。而求之於精深微妙。則反失其知與行。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言有宗。物有事。有君終始。夫惟無知。真。是以不我知。夫復何有。

又曰。由是論之。與其言之無稽。何如簡默之為貴也。言本有宗。離乎宗者。非言也。與其行之不軌。何如樸率之為貴也。事必有君。背乎君者。非事也。我知宗而言之易。我知君而行之易。世人不知宗與君。因以不知我是皆

人之無知也。人既無知。則亦安能之我乎。宗君即主宰之謂。

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則我貴矣。孰肯承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衣錦尚絅。

韞櫝而藏

又曰。夫人不我知。患在我乎。亦患在人乎。是惟知我者希。則我愈尊貴矣。神聖之詣。豈尋常之耳目所能窺其萬一者哉。所以古之聖人。闔而章。簡而文。溫而理。美在其中。外觀不耀。其被褐也。若不異於尋常者。流而所懷之玉。則固已抱寶弗拭。彌斂而彌越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真知不知知病。妄知

普煉帝君注曰。大道廣大精微。即知之猶恐膚末。何況無知。是則知者求道從入之途也。第知則知矣。而不可存一知之心。著一知之見。故凡能知而不自以為知者。最上乘也。若徒得其膚末。而於道全未深知。則亦不知之類。而謂謂有知。則是病而已矣。

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

又曰。由是觀之。不知而以爲知。是生人切己之病也。誠

以此病爲病。則必能日求其所未知者。以底於知之盡。而欲然若歉。一如無知。方與道相符契。則亦何病之有。

聖人不病。塵淨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是以不病。三界惟心

又曰。企此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無予智之病者也。而不病由於病病。則是道無爲。聖人之知亦無知。無無有。無有有無。有此其所以德契鬼神而靈關朗照也。其不病職是故耳。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不能究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真知不知知病。妄知

普煉帝君注曰大道廣大精微。即知之猶恐膚末。何況無知。是則知者求道從入之途也。第知則知矣。而不可存一知之心。著一知之見。故凡能知而不自以為知者。最上乘也。若徒得其膚末。而於道全未深知。則亦不知之類。而謂謂有知。則是病而已矣。

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

又曰。由是觀之。不知而以爲知。是生人切己之病也。誠

以此病爲病。則必能日求其所未知者。以底於知之盡。而欲然若歉。一如無知。方與道相符契。則亦何病之有。

聖人不病。塵淨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是以不病。三界惟心

知之而若不知乃為真知上等人也  
不知而強以為知病根莫拔不可救藥也

也而無有其不

病職是故耳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不能究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



普煉帝君注曰。人之有性。本自挺然。高出物表。雖無威可畏。無儀可象。而位天地。育萬物。正有大威者存。第人昧於吾性之貴。而以死生得喪之故。橫於胸中。則凡有操生死之權。握得喪之柄者。鮮不俯首而畏其威。而所性之威。反不克立。苟能一死生。齊得喪。不見有威可畏。將煉形以煉神。煉神以煉性。而超出乎死生得喪之外。則大威固不求而至矣。

無狹其所居。身藏世界無厭其所生。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夫惟不厭。洗心滌垢是以不厭。神自居之

又曰。大威如是。則可知性。地廣濶。人當卽其廣濶而安宅焉。而無容狹隘其規模也。不知者逐於紛華靡麗。從而狹其所居。不亦可憫之甚乎。夫不知而狹固失性矣。其有知之者。以紛華靡麗之害性。而以為此害性之物。總緣此生以招之。而欲絕其物。因並厭其所生。夫生亦不可少也。倘皆厭生。宇宙間無人類矣。聖人知之。而既不狹其所居。亦不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雖住生於世。而所性冲然。萬物樂附。初無有厭。數於天下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虛能生白自愛不自貴。人入本有故去

彼取此。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又曰恒流每苦不自知。即或自知亦不能不亟於表著。每苦於不自愛。即或自愛則未有不侈然自尊者。是皆昧於大威者也。大威有不見之見。有不貴之貴者。存聖人知其然也。是以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彼指狹居厭生言。此指不見不貴言。去取之間。嚴於彼此如是。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剪除妄念勇於不敢則活。守雌抱一此兩者。能殺或利能活

或害。禍福昭然天之所惡。貴無所用孰知其故。天道無知是以聖人猶難

之。堯舜其猶病諸

普煉帝君注曰勇者美德也。而人恒以敢敗之。遂致美者不美。故負此勇而濟以敢心。則捐生輕鬪。勢將不免於殺。反是而勇以不敢之心處之。則守柔守怯。動出萬全。希不存活者矣。此兩者或利焉。或害焉。乃常理也。然天下間有因敢而活。不敢而轉死者。類出乎常理之外。人不克解。則搔首以問天。而天之好固不可知。即天所



惡亦無從而知其故也。是以聖人有見於天道隱微而猶難乎其測度焉。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自然不言而善應。動應以時。不召而自來。負陰向陽。繚然而善謀。無為而成。

又曰。要之天道大公。至正不怒而威。隱而顯。神而靈。不遺不禦者也。所以凡物尚爭不爭。則不克勝。而天則無所爭也。乃萬物無弗聽命。其善勝也。固已多矣。天不惟不爭也。而亦不言。雖不言而應之者。無有或爽。時行物生。曾有愆乎。曾有窒乎。且不惟不言也。亦無所用其召。

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蓋不召而已。臨在上質在旁矣。而且與地並其大生廣生之功。生日月生星辰。生山水。其為人謀也。無弗周。繚然善焉。繚即聯絡不絕之謂。

天網恢恢。何物不在。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又曰。夫既不爭。不言。不召。繚而謀也。天之於物。亦何周密而無間乎。乃或有因一二死生得喪之事。稍出常理之外者。遂以為天之網恒多疎也。而不知微倖者不可常彰報者。恒在遠。書曰。惟天聰明。詩曰。日鑒在茲。天之



網蓋恢恢廣大而無或有逃其鑒察者。福善禍淫雖疎而究未有失也。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念死奈何以死懼之。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普煉帝君注曰：民情所惡者死也。曷言乎不畏？曰：謀生之計過也。聲色貨利凡可以厚生者，有其得之。雖至死亦不恤。夫何畏死之有？而在上者不知其不畏死也。且多方設死以懼之，而不知其所設者皆民之所甘蹈者也。如之何其以死懼之也耶？

若使民常畏死。

惟貪生不知死

而為奇者。

素隱行怪

吾得執而殺之。

安能

殺孰敢  
誰肯

又曰：若使民知養生衛生之道，則必常能畏死，不自戕賊其生。而其中或有越乎道德而為奇淫者，則吾得執而殺之。殺之正所以畏之也。殺一人於以畏億萬人也。孰有敢蕩越心志而甘害其生者乎？

常有司殺者殺。

心為司殺能絕有念

又曰：司殺者天也。言民有取殺之事，而司殺者從而殺之。是天本欲殺之也。我即奉天命以殺之，非我殺之仍



天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他心雖同。是謂代大匠斲。纔生思惟。夫代

大匠斲者。事物之來。希有不傷其手矣。輕弄命寶。後必有災。

又曰。若天未欲殺而我從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之矣。

殺不在天而代殺者殺也。是猶代大匠以斲之矣。夫大

匠善斲者也。善斲者自無或傷代而斲之。鮮有不傷其

手者。代斲而且傷其手。豈代殺而不自殺其身乎。感應

篇云。殃必及身。此之謂耳。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不知。以其上食稅之多。念其心之。是以饑。所以不

民之難治。人不知。以其上之有為。事其心之。是以難治。所以

不得道。

普煉帝君注曰。國之大計在農。民之大本在食。而往往

不免於啼饑者。以上之賦稅過多而妨其食也。稅其食

即奪其食也。夫安得而不饑。斯民共秉是性。則亦共秉

此道。從令如流。固其所也。而往往梗頑之。不克治者。良

以上昧於無為之化。而多方作為以震動之。則民亦相

率而趨於紛紜。不克靜矣。不靜而尚可以治乎。故曰難



治。

民之輕死。人之不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是不盡。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

又曰。即此推之。順治者。則未有不重其死者也。乃有不以爲重而輕之者。何哉。蓋以求生之厚。苟有可以利生。雖陷危亡而弗恤。故視死如歸。咸從而輕之矣。則甚矣生之途。即死之途也。身既陷於死矣。雖厚亦何以爲生哉。

夫惟無以生爲者。勇於是賢於貴生。所以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

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不存一生之念。不設一厚生之想。而可以生。可以無生。全不知有其生。則是忘生以生。而生之所全多矣。豈不賢於彼厚生以貴生者哉。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強。水消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水流元其死也枯槁。月落不故堅強者死之徒。死者本柔弱。生之徒。生者死之基。

普煉帝君注曰。大道尙柔。柔者。虛無之作用也。而柔之中。有至堅者存。故柔爲上。人之生也。能味乎此。而立身



一出於柔弱則精氣神結而不散其死也必能堅強而不至與草木同腐蓋萬物草木之生也亦未嘗不柔脆而死卽至於枯槁者無所以爲柔者也君子鑒於齒敝舌存則知堅強以自負者有取死之道死之徒也柔弱以自處者有生之理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心雜則道愈遠

木強則共

念頭不已心則愈雜

強大處下

沉淪之本

柔弱處上

升騰之象

又曰夫堅則必折強則必死故凡用兵不知守柔而恃強以爭則必不能取勝譬之於木柔穉者工師弗貴若

自拱抱以逮干霄不謂不強而斧斤之入羣然伐之則是其強徒以供人之斬伐已耳由是觀之強大者必折柔弱得多全然則必折者不居其下乎多全者不居其上乎至理彰彰如是而人乃貴堅強而恥柔弱抑獨何耶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心性有力

普煉帝君注曰道不可名其可名者天也道不可見其可見者天也而可名究不可名可見卽不可見則不得



不罕譬而喻之。其道殆有如張弓者然。

高者抑之。

省思慮

下者舉之。

奮精神

有餘者損之。

絕嗜欲

不足者

補之。

養冲和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虧盈益謙

人之道則不然。

反損不足以奉有餘。

貪其所愛忘其自然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損己益人

惟有道者。

天倣

又曰。易以言平。猶張弓也。蓋弛弓者尚角。張弓者尚筋。

總以端平正直為準。故於高者則從而抑。卑者則從而

舉。於其有餘處則不得不損。以汰於其不足處則不得

不與以益。凡此抑之舉之損及與之。是皆張弓之道。而

卽以取譬於天之道。何弗然也。蓋天道至公。天心最慈。

其於人也。類損有餘以補不足。若人則私而多忍者也。

損益之數。恒與天反。每多損不足以奉有餘焉。而要之

人道之所以異於天者。以其有己之見存也。有為己有

餘為己餘。遂不甘持以與人。此其所以去道恒遠。夫孰

是能舉己之有餘以奉天下者乎。是必為有道者能之。

而去道遠者。固不克稍及其萬一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存心無心

功成而不處。

率性忘性

其欲不見賢

邪。損之又損。



又曰既舉有餘以奉天下則亦道可恃而名可處矣乃有道之聖人多為之而不自恃雖功成而不敢處夫何故以道固無為無名者也無為無名則是無賢也道既無賢賢烏乎見然則聖人之不欲見賢豈非體無為無名之意也耶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人之心也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打捧不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力則弱勝強心無為乃天下莫不知人人具莫能行人人昧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藏心不見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藏身不靈正言若反正言合道

普煉帝君注曰傳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是天下之最柔弱者莫過於水而貫金剛石穿崖潰山上邱阜下江河其攻堅強也往無弗克莫有能與角勝而從而易之者則是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其明較也天下人亦莫不知之而究莫能行之宜乎蹈死於堅强者比比也而要之人之所以不為柔弱者以柔為受垢之階而弱為不祥之德也是何未奉教於聖人乎故聖人云受國之垢



則是謂社稷主矣。受國之不祥。則是謂天下王矣。乃聖人正言之。而世人每以柔為垢。以弱為不祥。與聖言恒有相反。抑獨何哉。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嗜欲必有餘怨。情念安可以為善。何以

普煉帝君注曰。聖人與人同。自道生。厥有恒性。性即道。

所賦也。識得此性大同。均可渾然相與。而既無所為德。

亦安有所為怨。此聖人之所以出而與天下渾也。而不

知者。謂人情之多怨。皆因不能和之之故。於是從而調

和其大怨焉。第和則和矣。而怨之之心。終未嘗忘也。強

以和之一時。暫釋踰時。又將復然。其不至有餘怨也。少

矣。是安得謂之善和其怨者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而不責於人。勿與故有德司契。以

契心執。無德司儀。自非寂照。何能渾融。

又曰。契即文券。合同之類。彼此各藏其半。有事則取以

相合。而為憑者也。言世人之所以舐怨不解者。緣於昧

性以求妄。而馳逐於名利之場。無有人從而默化之也。

惟聖人淡泊以明性。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與人相安於



無爲相渾於無心。使天下盡去妄以求復性。迨性復而妄捐。莫不曠然自得。油然而相與。而怨無從生。是猶之聖人執其左契。而人皆以右契來合。兩兩相印。初未嘗有責於人也。而感者不介而孚矣。此所謂有德則司契。而無德者家爲之喻。戶爲之曉。盡人而召之。盡人而止之。雖通微以治理。不終勞苦。而罔功乎。是之謂無德則司微也。微訓通。

天道無親。

靈光獨耀。迴脫根塵。

常與善人。

無得無失。

又曰。聖人司契如此。則其有契於天心也明矣。惟天虧

盈。惟天福善。大公至正。固無所爲疎。而亦無所爲親也。善則是與而已矣。天不與聖人。而將誰與也哉。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大智光中。

普練帝君注。此章是太上治世心法。本領俱寓於此。太上生當文勝之時。急欲返之於質。故竊願得小國而寡民者。一治之。是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謂。亦卽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之意。

使有什伯。

可養。

人之器而不用。

其國太平。

使民重死。

一念不生。

而不遠。



徙念念雖有舟車三車無所乘之實無雖有甲兵負用無持符所陳之六根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

又曰有國有民將何道以治之曰將以愚之而已後世覺民於智民智一生萬妄將作而負才者恃才厚生者輕生不馳逐於商賈即肆志於甲兵而古處之風杳矣惟常使之相安於無爲即有什伯人之才器而不表見以求用於當時亦使之罔於方隅重於性命而不肯輕去其鄉雖舟與車莫不供給而無所遷徙則亦莫有乘之者矣雖甲與兵罔弗具備而舍強就弱則亦安有陳

之者乎充斯治之則是書契徒爲滋擾正不若太古之初結繩而治之者古道爲堪復也

甘其食味道美其服受道安其居處道樂其俗樂道

又曰民風渾噩若是亦安有所爲衣食之甘美也乎又安有所爲居俗之安樂也乎而不知食難盡甘見以爲甘則甘之矣其食固自甘也服難盡美見以爲美則美之矣其服固自美也居難盡安而俗難盡樂見以爲安與樂則安且樂之矣其居其俗固自安也樂也四其字要理會蓋卽渾噩之民所自有也與不改其樂其字同



義

鄰國相望。

心心相照

雞犬之聲相聞。

照見五蘊皆空

民之老死。

灰心絕念

相往來。

如如自在

又曰對國而言則有鄰言民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如是則其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無所用其周旋矣故雖相望有鄰國相聞有雞狗而爰居爰處得安生業彼此無求無與雖至老死可以不相往來則淳風沕穆省却多少紛更滋擾治國之道無踰於此。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淡而不厭

美言不信。

甘而不悅人

善者不辯。

訥言敏行

辯者不善。

巧言易以招尤

知者不博。

守元得一明理達根

博者不知。

通於物務事多則惑

普煉帝君注曰信誠實也誠實之言有根本而無枝葉固不足以悅人之耳未見美也而不美實有至美者存若多事美言或秩秩或娓娓是誠美矣而言不由中徒滋圭玷亦安取是不信為哉推之於善果有美之在中焉用辯論以自炫而喋喋好為辯給者是佞而已矣未見為善也况大道只要能知知則貫貫則該其焉用博苟沾沾於多學而識自謂能博究之窮大失居其所知



固甚黯也。不可爲之知也。

聖人不積。聖道運而無所積。既以爲人。已愈有。如鑑之照而不疲。既以與

人已愈多。如井之汲而不竭。

又曰。夫所貴乎不美不辯與不博者。以道一而已也。聖人知其然。常抱此一以自守。而不多積。以求炫於世。要其一可卷而藏。卽放而彌者也。本此一以爲人。是卽以己所有者爲之也。而取之不窮。已愈有焉。本此一以與人。是卽以己之多者與之也。而用之不匱。已愈多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聖人之守位曰

仁

又曰。於此而更悟天之道矣。天能利人。亦能害人。而能害不害。惟物是利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也。於是而更悟聖人之道矣。天下能爲者。未有不爭。而能爭不爭。爲運於無爲。是聖之所以爲聖也。亦道也。道在不爭。道在不害。而歸本於不積。不積則亦不博。不辯不美焉。道本沕穆。仍還他一箇沕穆。知聖者其天乎。則天者其聖乎。嘻。太上之言道也。至矣。蓋蔑以加矣。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余少學時與釋者佛印遊頗得禪機三昧嗣後凡見梵典罔不了然心胸間而於道德之學則未之有得也迨後以黨籍見謫嶺表時與木石鹿豕居遊一日登迴鶴峯見有黃冠拍板唱歌而來向余長揖曰公學富矣亦曾見道德尊經乎余曰嘗讀之能解道德尊經乎余曰畧解之黃冠因哂不置謂余曰解則解矣畧解何言也倏忽不見因悟黃冠乃異人而未叩其姓名閱兩載恩詔回京師黃冠之言未嘗一日忘每欲將道德經研窮作注而政務紛擾迄



無成就嗣得余弟子由敬注尊經一帙繙閱之餘不覺起敬起羨以爲此注一出當無復有出其右者而今乃見八洞仙祖合注異體同心同心同筆同筆同妙分明八洞之文如出一人之手倘所謂合同而化者耶自有此注而諸注可無庸矣自有此注而尊經益昭垂不朽矣余忝列仙末既獲見宏文而捧誦之因詳述所由而敬跋之蓬萊大吏列仙領班蘇軾敬跋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道德尊經乃洞真秘典非至人真能窺其奧非至義莫能闡其文人人皆知是經之義以靜爲本以虛爲用以無爲爲爲以無事事事運在玄牝妙在谷神而其實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舉凡家國天下之要身心性命之本以至萬理萬事萬物萬殊皆莫踰焉是猶太極然範圍億天而不外任人各証境界自別千變萬化統於一極天地因之以運行日月因之以昭明時序因之以和順聖佛因之以統同任舉一義總含無量義此



孚佑上帝所以於分疏之外又有闡義之作也昔  
觀音大士云道無名法卽道卽道卽法

太上云專烝致柔此卽是正法得此法道在斯專者一也  
致者極也專一其烝動靜無紛則靜之又靜斯可致極於  
柔若少有不專則靜而不靜非柔而近於剛矣非道也非  
法也爾法子立修須體此三昧

宏教恩師云

菩薩慈訓仙佛合乘此爲無上法語可卽此爲尊經注可  
卽此爲功修寶要知逐日講求良

菩薩一爲點出經中一言便徹上徹下無妙不入斯眞卽

一義含無量義証也爰敬述之爲全經注脚廣化弟子惠  
覺謹誌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嘗攷古今注道德經者不下八百餘家然或空論義理或附合金丹要皆專主所見未能洞會本源夫

太上爲大道之祖萬法之宗一切佛仙賢聖皆從此出正如日麗億天容光必照太者見太小者見小蓋自乾坤開肇而代代化身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號盤古先生又爲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女媧氏時化身號鬱密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頊時化



身號赤精子帝嚳時化身號錄圖子帝堯時化身號務成  
子帝舜時化身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身號真行子商湯時  
化身號錫則子特未有誕生之跡至商十八王陽甲十四  
年分神化炁寄胎與玄妙玉女八十一載至商第二十二  
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誕跡於楚之苦縣瀨鄉曲  
仁里母降左腋攀李指姓名耳字伯陽號曰老聃是爲后  
天老子在商湯爲守藏史在武王時爲柱下史至周昭王  
二十三年西出函谷關令尹喜留至福地著此五千言今  
得

孚佑上帝遂句詮解妙徹玄微著字無多選言居要又得  
八祖合注理無不賅義無不貫平正通達一洗從前支離  
附會之說真堪與經並垂萬古矣今同人共將全書宗正  
重加釐訂小子校繕是經謹跋識數語於簡末云純陽法  
嗣正化子恩洪敬跋





昔

混元聖祖西出函關授

文始天尊以道德五千言實天人之宗旨

也顧流傳未廣聖道不彰會經子警持

道藏輯要來中有一編係

八仙祖彙註暢發元機一無遺憾同班辛

君稼軒亟爲校讐囑經子付諸梨棗以

廣流傳工既竣同人請跋於辛君辛君



一  
鴻元道真經  
撫謙屬諸符符竊謂是經傳世大而經  
國小而治家進而道修真入聖超凡  
之則罔不畢且學者譬猶以器取水隨  
其器之大小以取盈焉初未容測其涯  
涘也符也未窺道要安敢妄贊一辭特  
述其刊佈是經緣起云時同佐校對之  
任者朱子忠江子明王子可也

辛亥四月上旬斗垣掌籍史王符稽首敬跋

同治二年春客海陵下榻三元宮別室道長韓瑞圖羽士  
素相識也舊雨重逢暢談時事前因後果爰及善書云有  
六合縣學武庠生高雲龍避居在泰攜有一書名

太上混元道德真經乃

上八洞神仙所註分章逐句無不精微實世間罕有之書  
也聆悉之餘不勝驚謬竊以道德經五千言歷代文人學  
士註述頗多而見解各有不同皆未能探其奧妙耳第從  
未見有八仙註述之書也不特未見是書亦且未聞有是  
書也今既有此奇書若不觀瞻豈非遇寶山不入而空回



耶、敢請代借一觀、以廣見聞、而開茅塞、道長笑而諾之、命徒孫汪星垣、往假俄頃、袖來出以示予、捧而觀之、其書乃彙成一本、並無玉軸牙簽之飾、旣而展誦、默而誌之、見字字之琳琅、行行之珠玉、闡揚微奧、立言無不詳明、探索幽深、註釋莫非至極、窮經甚解、入妙入玄、作古述今、惟精惟一、誠萬世不磨之寶鑑、千古未有之文章也、令人讀之心神俱往、真仙筆也、豈凡筆之所能及耶、惜原板無存、祇舊書一本、恐年深湮沒、欲行付梓、重刊、獨力難成、商之諸友、共勸善事、而俾久傳、於是同人咸謂仙註道德之經、乃天

下罕聞、未見之書、我儔幸得遇而見之、獲以觀瞻、誦讀、可謂有緣者也、又將付梓、刊而印之、得以廣傳久遠、亦非偶然事也、其書之舊本所由來人之幸遇、所由見及板之無存、所由刊者前因後果、尤非等閒也、旣無存板、合卽付刊、工費之需、同人捐助、而書之慇懃所由、亦不可不紀之以留後日也、若泯其蹟、而不紀、則今日之事、皆屬虛無茫渺、後之見者、無從識其顛末、豈不訝是書之何所致也耶、所謂不可不紀之者、此也、予盍紀之、紀之者、叙之也、叙之者、序也、序也者、序其書之本末、事之先後也、咸屬爲紀、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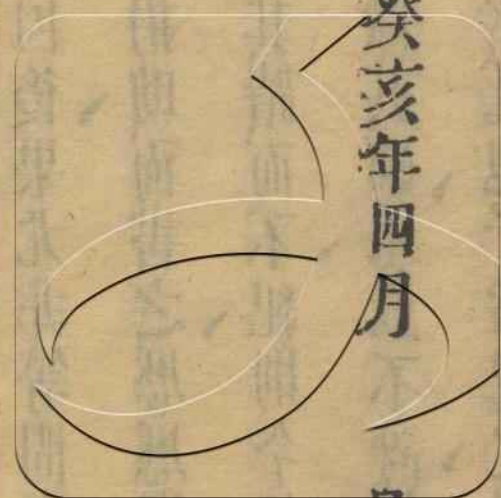


善文諾而勉紀叙而爲序云爾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年四月

日豫章朱

敬序



正陽帝君

○

鍾離祖

注經十章

西華帝君

○

李祖

注經十章

玉華帝君

○

曹祖

注經十章

孚佑帝君

○

呂祖

注經十章

全經闡義

瑤華帝君

○

韓祖

注經十章

妙法元君

○

何祖

注經十章

光垣帝君

○

藍祖

注經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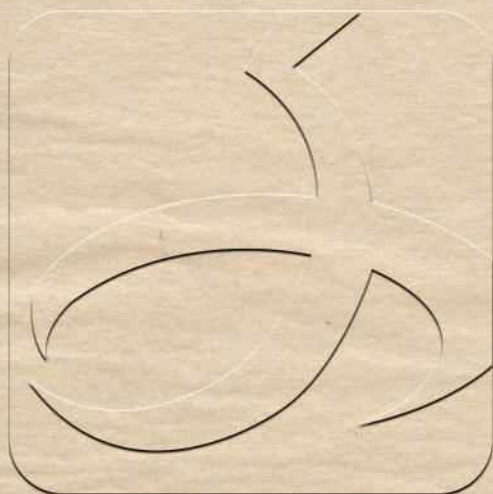
普煉帝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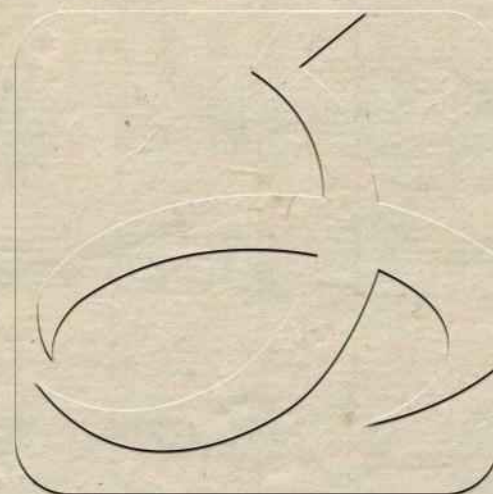
張祖

注經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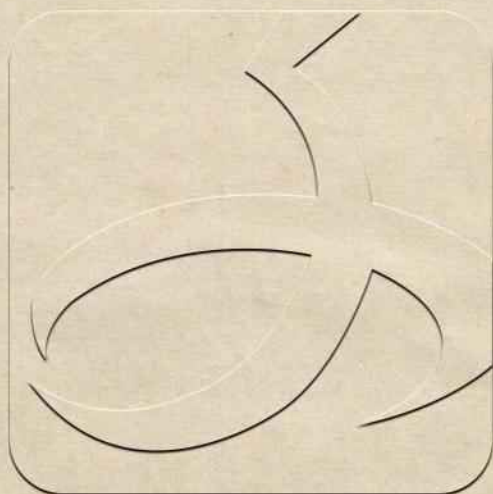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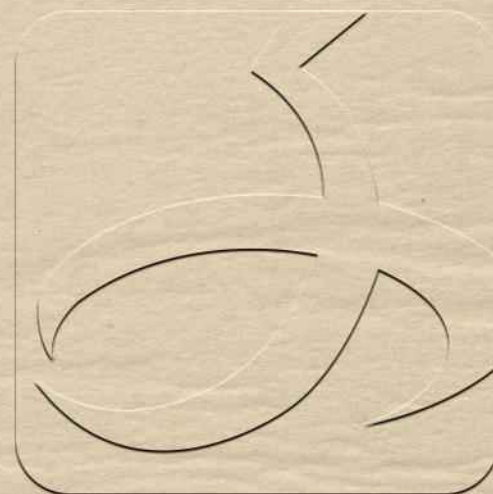
71005060







71005060





252

